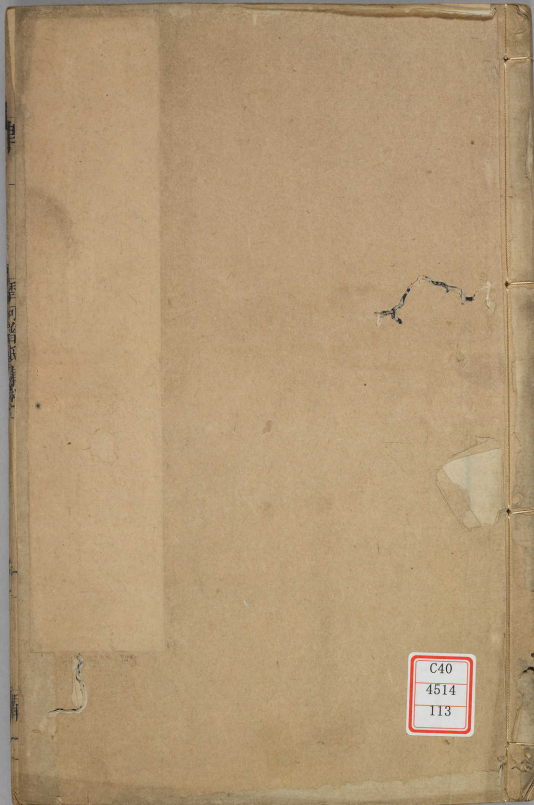




C40
4514
113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C40-4514



B 64853

摩訶僧祇律卷第一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明四波羅夷法初

若篤信善男子欲得五事利益者當盡受持此律何等五

若善男子欲建立佛法者當盡受持此律欲令正法久住者當盡受持此律不欲有疑悔請問他人者當盡受持此律諸有比丘比丘尼犯罪恐怖爲作依怙者當盡受持此律欲遊化諸方而無礙者當盡受持此律是名篤信善男子受持此律得五事利益一。

若能盡受持 調御威儀戒 五事功德利
世尊之所說 受持此律者 如其義善聽
若能盡受持 調御戒律儀 建立世尊教
是名眞佛子 佛法得久住 能行正法施
亦無疑悔起 請問於他人 比丘比丘尼
犯罪得依怙 遊化於諸方 所往無罣礙
婆伽婆三藐三佛陀從本發意所修習者今已成就
欲度人故住舍衛城諸天世人恭敬供養尊重讚歎
名聞十方供養中最爲求福衆生得建立於福求果
衆生得建立於果苦惱衆生而得安隱爲諸天人開

甘露門於十六大國莫不宗伏知見自覺佛所住者
住於天住住於梵住住賢聖住住最勝住住一切智
心得自在隨意所住是故如來住舍衛城爾時尊者
舍利弗獨一靜處結跏趺坐正受三昧三昧覺已作
是思惟有何因緣諸佛世尊滅度之後法不久住有
何因緣諸佛世尊滅度之後法教久住於是尊者舍
利弗晡時從三昧起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
坐一面已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正受三昧三昧覺
已作是思惟有何因緣諸佛世尊滅度之後法不久
住有何因緣諸佛世尊滅度之後法教久住爾時佛

告舍利弗有如來不爲弟子廣說修多羅祇夜授記
伽陀憂陀那如是語本生方廣未曾有經舍利弗諸
佛如來不爲聲聞制戒不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故
如來滅度之後法不久住舍利弗譬如鬘師鬘弟子
以種種色華著於案上不以線連若四方風吹則隨
風散何以故無線連故如是舍利弗如來不廣爲弟
子說九部法不爲聲聞制戒不立說波羅提木叉法
是故如來滅後法不久住舍利弗以如來廣爲弟子
說九部經爲聲聞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故如
來滅度之後教法久住舍利弗譬如鬘師鬘弟子以

種種色華以線連之若四方風吹不隨風散所以者
何以線連故如是舍利弗如來廣說九部經爲聲聞
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以如來滅後法得久住
舍利弗以是因緣故教法有久住有不久住者爾時
尊者舍利弗白佛言唯願世尊廣說九部經善爲聲
聞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令教法久住爲諸天世
人開甘露門爾時佛告舍利弗如來不以無過患因
緣而爲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舍利弗譬如
轉輪聖王不以無過而爲婆羅門居士而制刑罰如
是舍利弗如來亦復如是不以無過患因緣而爲弟

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然舍利弗當來有正信
善男子於佛法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或有亂心顛
倒起於淨想三毒熾盛而犯諸罪舍利弗是時如來
當爲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止舍利弗如來
自當知時舍利弗言唯然世尊如來自當知時
是時舍利弗偏袒而合掌隨順轉法輪
請求最勝法勸請於世尊今正是其時
願爲弟子衆廣制戒律儀能令佛正法
長夜得久住顯示甘露門開化天人衆
彼住最後身作此勸請已爾時最勝告

尊者舍利弗弟子未有罪衆生悉清淨
諸佛未曾有無過而制戒譬如世界主
王領其國土無有無過人而加其刑罰
彼喻此亦然世尊天人師未有諸過患
而制弟子戒過患旣已起時有犯惡者
是時天人師爲衆制律儀過去未來世
佛眼靡不見隨其事輕重隨其輕重制
說此正法時在於祇洹林舍利弗勸請
世尊答如是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尊者舍利弗諸比丘

唐書卷一百一
律
未有過患而請世尊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佛告
諸比丘舍利弗不但今日未有過患而請制戒彼於
昔時在一城邑聚落人民居士未有過患亦曾請我
制諸刑罰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乃往昔時已有此耶
佛言如是諸比丘白佛言願樂欲聞佛告諸比丘過
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彼時國王號曰名
稱以法治化無有怨敵布施持戒汎愛人衆善攝眷
屬法王御世人民熾盛富樂豐實聚落村邑雞飛相
接舉國人民更相敬愛種種衆妓共相娛樂時有大
臣名曰陶利多諸策謀作是思惟今此王境自然富

樂人民熾盛城邑聚落雞飛相接舉國人民更相敬
愛種種衆妓共相娛樂時彼大臣往白王言今日境
界自然富樂人民熾盛城邑聚落雞飛相接舉國人
民更相敬愛種種衆妓共相娛樂願王當爲斯等制
立刑罰莫令極樂生諸過患王言止止此言不可所
以者何過患未起而欲制罰臣復白王當防未來莫
令極樂生諸過患時王作是思惟今此大臣聰明智
謀多諸朋黨不可卒制今若呵責或生咎疊爾時國
王欲微誨大臣卽說偈言

勢力喜瞋恚 難可卒呵制 橫生人過患

此事甚不可 大人多慈愍 知人實有過
猶尚復觀察 哀愍加其罰 惡人喜惱他
不審其過罪 而加其刑罰 自損惡名增
如王好威怒 枉害加良善 惡名流四遠
死則墮惡道 正法化黎庶 身口意清淨
忍辱行四等 是謂人中王 王爲人中上
宜制忿怒心 仁愛恕有罪 哀愍加刑罰
爾時大臣聞王所說心大歡喜而說偈言

最勝人中王 願永膺黎庶 忍辱自調伏
道化怨自降 王德被無外 祚隆永無窮

以道治天下 常爲天人王

佛告諸比丘爾時國王大名稱者豈異人乎則我身
是時大臣陶利者舍利弗是爾時城邑聚落長者居
士未有過患而彼請我令制刑罰今諸比丘過患未
起而復請我爲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
爾時世尊從舍衛城隨所樂住已於憍薩羅國人間
遊行與大比丘衆五百人前後圍遶詣憍薩羅國耕
田婆羅門聚落到已於耕田林中住於是世尊晡時
從三昧起周遍觀察上下諸方又復視前平地而發
微笑往來經行時舍利弗見世尊從三昧起周遍觀

察上下諸方又復視前平地而發微笑往來經行見
已往詣衆多比丘所語比丘言諸長老我向見世尊
從三昧起觀察諸方乃至往來經行諸長老如來應
供正遍知不以無因緣而起微笑若往請問必當聞
說過去宿命久遠之事我等今日當詣世尊問如此
義如佛所說我當奉行諸比丘聞舍利弗說已卽與
舍利弗共詣世尊頭面禮足禮足已隨佛經行時尊
者舍利弗白佛言向見世尊從三昧起觀察諸方乃
至往來經行我卽往詣衆多比丘所語比丘言諸長
老我向見世尊晡時從三昧起觀察諸方乃至往來

經行諸長老如來應供正遍知不以無因緣而笑若
往請問必當聞說過去宿命久遠之事我等今日當
詣世尊問如此義如佛所說我當奉行不審世尊有
何因緣而發微笑爾時世尊出金色臂指地告舍利
弗汝見此地不舍利弗言唯然已見佛言此地是迦
葉佛故園林處此一處是迦葉佛精舍處此一處是
經行處此一處是坐禪處爾時尊者舍利弗卽取僧
伽梨襲爲四牒卽布是地布是地已偏袒右肩右膝
著地合掌白佛唯願世尊坐此座上當令此地爲二
佛坐處爾時世尊卽受而坐尊者舍利弗禮佛足已

於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有幾事利益如來應供正遍知爲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佛告舍利弗有十事利益故諸佛如來爲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何等十一者攝僧故二者極攝僧故三者令僧安樂故四者折伏無羞人故五者有慙愧人得安隱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於現法中得漏盡故九者未生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爲諸天人開甘露施門故以是十事如來應供正遍知爲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

是時舍利弗 偏袒而合掌 隨順轉法輪
請問於最勝 彼住最後身 合掌請問已
爾時最勝告 尊者舍利弗 有十功德利
如來所知見 故爲諸弟子 廣制戒律儀
攝僧極攝故 令僧安樂住 折伏無羞人
慙愧得安隱 不信令入信 已信者增益
現法得漏盡 未生漏不生 正法得久住
開甘露施門 說是正法時 在於耕田林
舍利弗請問 世尊答如是
爾時世尊於耕田聚落隨所樂住已從憍薩羅國遊

行向跋耆國爾時世尊與五百比丘俱到跋耆國毗舍離城住大林重閣精舍爾時毗舍離城人民饑饉五穀不熟白骨縱橫乞食難得毗舍離城有長者子名曰耶舍信家非家捨家出家其父名迦蘭陀故諸梵行者皆稱爲迦蘭陀子時世饑饉乞食難得每至食時多還家食其母告耶舍言子汝甚爲大苦剃除鬚髮著弊衲衣持鉢乞食爲世人所笑今此家中大有財物汝父母錢及餘先世財寶恣汝所欲且汝愛婦今猶故在當共生活何以如是受諸勤苦汝當歸家受五欲樂自恣布施種諸功德供養三寶爾時耶

舍白母言願母止止我樂修梵行其母復第二第三所勸如初耶舍答亦如先母復重言汝若不樂在家者當乞我種以續繼嗣莫令門戶斷絕財物沒官爾時耶舍卽白母言今欲使我於此中留種子者當奉此勅母卽歡喜疾入婦房語新婦汝速莊嚴著耶舍本所愛樂嚴身之服與之相見新婦答言爾卽便莊嚴如敎所勅爾時耶舍卽與其婦共相娛樂如其俗法於是其婦遂便有娠月滿生子其家議言本爲乞種故今當立字名爲續種爾時世人皆名爲續種父續種母續種祖續種錢財一切皆名續種所有如是

惡名流布道俗悉聞爾時耶舍聞惡名已爲續種子
父大自慙愧恥其所聞作是思惟沙門釋種中未曾
見聞有如此事此爲法耶爲非法耶我今當以此事
廣白尊者舍利弗舍利弗當以是事具白世尊如世
尊教我當奉行時耶舍疾往詣尊者舍利弗所廣說
上事尊者舍利弗與耶舍共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却
坐一面坐已尊者舍利弗具以上事廣白世尊佛問
耶舍汝實有是事不答言實爾佛言耶舍是爲大過
比丘僧中未曾有此愚癡人最初開大罪門未有漏
患而起漏患天魔波旬常求諸比丘短而不能得汝

今最初開魔徑路汝今便爲毀正法幢建波旬幢汝
愚癡人寧以利刀割截其身若生著毒蛇口中若狂
狗口中若大火中若灰炭中不應與女人共行姪欲
耶舍汝常不聞我無數方便訶責姪欲爲迷醉欲如
大火燒人善根欲爲大患我常種種方便稱歎離欲
斷欲度欲汝今云何作此不善耶舍此非法非律非
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
云何是耶舍比丘僧中未曾有此而彼耶舍初開罪
門未曾有漏患而起漏患佛告諸比丘是人不但今
日於我法中未有漏患而起漏患諸比丘白佛言彼

過去時已曾有是事耶佛言如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此世界劫盡時諸衆生生光音天上而此大地還已成立諸衆生等從光音天還來至此時彼衆生身有妙光神足自在禪悅爲食諸有所須隨意所欲是諸衆生身光明照無有日月星宿亦無晝夜亦無一月半月四時歲數時此大地便有自然地味色香美味皆悉具足如天甘露等無有異時有一輕躁貪欲衆生嘗此地味覺其香美漸取食之卽生著心其餘衆生見其如此展轉相効皆競

取食爾時衆生食地味已身體沉重光明卽滅貪著五欲退失神足然後世間便有日月星宿昏明半月一月春秋冬夏佛告諸比丘爾時輕躁衆生者豈異人乎卽耶舍比丘是彼時耶舍於諸衆生漏患未起而起漏患今日復於清淨僧中先開漏門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彼耶舍比丘先世已來乃至如是耶云何其母巧作方便以姪欲誘誑其子佛告諸比丘是耶舍母不但今日巧作方便誘誑其子過去世時亦曾誘誑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時
彼國王號大名稱離諸怨敵布施持戒汎愛人物以
法治化善攝眷屬時王第一夫人晨朝上高樓上觀
察星宿見一金色鹿王從南方來凌虛北逝夫人見
已卽作是念我若得此金色鹿皮持作褥者沒無遺
恨若不得者用作此王夫人爲卽自念曰若我語人
見金色鹿王誰當信者又作是念若言是鹿不應乘
虛若乘虛行不應言鹿夫人愁憂恐不信故卽脫璆
珞著垢弊衣入憂惱房王於殿上治政事訖還入其
室不見第一夫人卽問侍者侍者答言夫人向入憂

惱房住王便往就問夫人言誰犯汝者爲大臣王子
爲餘夫人及餘侍者若犯汝者我當爲汝重治其罪
汝今將無有所須耶若欲須金銀珍寶香華璆珞當
相供給若欲殺罰便可見語王種種問已夫人不答
王卽出去告餘夫人大臣太子及餘人等卿等率往
問夫人意諸人受教各各問已夫人猶故默然不對
王使老舊青衣更問夫人此青衣者生長王宮多有
方便卽往入房問夫人言王是夫人之所恃怙如何
王問而默然不答若有所求何緣不得誰犯夫人爲
大臣王子及餘夫人欲有殺罰宜應白王夫人默恨

無乃失耶夫人若喪王終不能相與俱死正可憂惱
月日之間國中自有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皆各
有女端正妙好與相娛樂足以忘憂夫人正可徒自
死耳喻若癡人眠中得夢誰能占者夫人不語難知
亦爾爾時夫人聞青衣語卽自惟曰此是名語便答
青衣無犯我者别有所憶故不語耳汝聽我說吾近
晨朝登樓觀看星宿時見有一金色鹿王乘空南來
凌虛北逝若語人言鹿能乘虛誰能信者我欲得其
皮持用作褥而不能得是以生惱自念用作王夫人
爲是時青衣聞此語已具白大王王知其意甚大歡

喜卽問傍臣誰能得此金色鹿皮我今須之持用作
褥諸臣答言當問獵者王告大臣勅我境內國中獵
師盡使令集如偈所說

諸天隨念感 王者隨聲至 富者以財得

貧人以力辦

如是王教出已國中獵師一切皆集獵師白王何所
約勅王告獵者我今急須金色鹿皮持用作褥卿等
爲吾疾速求之獵師答王願聽小還共論此事王曰
可爾獵師還已共相謂言汝等遊獵頗曾見聞金色
鹿不彼各對曰我先祖已來常行遊獵未曾聞有金

色鹿名況復眼見時諸獵師共作要言今往答王無使不同既見王已各白王言我先祖已來相承遊獵初未曾聞金色鹿名況復眼見如所說

王者力自在 所求欲如教

王卽勅有司令執諸獵者繫著牢獄時有一獵師名曰刪闍勇健多力走及驕獸仰射飛鳥箭無空落彼卽念言我諸獵黨自惟無罪而見囚執當設權計脫此苦難我當白王應募求鹿若得者善若不得者我且遊散諸伴得出便白王言頗有見聞金色鹿不王告獵者汝等自可往問夫人爾時獵者卽詣王宮白

夫人曰誰有見聞金色鹿者夫人答言我親自見獵師白言見在何處夫人答言我於樓上觀於星宿晨朝見一金色鹿王從南方來凌虛北逝時彼獵師善相禽獸知此鹿王止宿在南食處在北止宿之處求無可得當於食處而求取之於是獵師便持弓箭漸次北行到彼雪山時彼山中有仙人住流泉浴池率果茂盛彼中仙人以二事除欲一者苦行二者閑居爾時獵師藏諸獵具假以人服詣仙人所禮拜問訊彼仙人者處在山澤中久不見人得獵者至甚大歡喜命令就坐與甘果美漿共相慰勞獵師白言止此

久近答言止此已來經爾所特復白仙人止此已來頗曾見有奇異事不答言曾見復問爲見何等答曰此山南有一樹名尼俱律常有金色鹿王飛來在上食彼樹葉飽已而去獵師聞此甚大歡喜作是念言必是夫人所見金色鹿王今已得聞我願將果獵師方便更說餘事然後乃問趣尼俱律樹道在何處仙人答言從此而去中間曲路委悉語之獵師聞喜呪願而去還執持獵具順道而進漸次前行遙見彼樹枝葉扶疎蔭覆彌廣至彼樹下尋覓鹿王不見蹤跡又無食處獵師便於樹下潛微伺之伺之不久便見

鹿王譬如鴈王凌虛而來止此樹上形色光明照耀山谷食彼樹葉飽則還南尋復思惟此樹高遠非是網罟弓矢所及云何可得我今當還波羅奈城彼有大臣王子聰明智德我當問之卽還其國便白王言如夫人所見但鹿所止住非網罟弓矢所及無由得之王告獵師汝可自往具白夫人獵師卽白夫人已見金色鹿王都非網罟弓矢所及不知何由而得夫人問言彼鹿所住爲在何處答言住在尼俱律樹上食彼樹葉飽已還南如所說

刹利百方便 婆羅門增倍 王有千種計

女人策無量

如是王夫人多諸方便便教獵者汝持蜜去至彼樹上蜜塗蓬葉鹿聞蜜香必食蓬葉噉盡次第塗下至彼施網罟處獵師如教還於山中持蜜上樹塗其蓬葉彼鹿來食隨蜜食盡蜜不塗處鹿輒不食隨蜜食葉漸次而下如所說

野獸信其鼻 楚志依相書 王者委有司

各有各所信

彼鹿尋香食彼樹葉漸下到其施網罟處即便著罟獵師念言我若殺取其皮不足爲貴當活持去於是

驅還獵者籠羈過仙人處仙人遙見驚而歎曰咄哉禍酷雖能乘虛而不能免此惡人之手卽問獵者惡人汝用是爲獵師答言迦尸國王第一夫人須此鹿皮持用作褥仙人復言汝謂此鹿死後色如是耶內有生氣故外色如是可活持去汝可得賞仙人復問汝作何方便而得此鹿答言我作如是方便而得此鹿爾時仙人自慶善寂無此諸惡悲念夫人能爲巧惡方便痛彼鹿王貪味受困爾時仙人卽說偈言

世間之大惡 莫過於香味 欺誑凡夫人
及諸林野獸 因風著香味 受斯苦惱患

獵師問曰我作何方便養育此鹿得生將歸國仙人
答言以蜜塗樹葉而用養之若到人間以蜜和麩如
是教令養之漸漸還國遂到人間此鹿形貌端正色
若天金角白如珂貝目紫紺色一切人見莫不雅奇
漸次行詣波羅奈城王聞鹿至勅諸城內平治道路
掃灑燒香槌鐘擊鼓往迎鹿王觀者如雲莫不歡喜
賀慶大王吉祥遠至夫人見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
以愛心重故前抱鹿王以昔滌汙心重故令彼鹿王
金色卽滅王告夫人此鹿金色忽變當如之何夫人
答王此鹿便是無施之物放使令去爾時佛告諸比

丘彼時金色鹿王豈異人乎今耶舍比丘是時夫人
者今耶舍母是往昔已來曾作方便誘誑其子令墮
貪著受諸苦惱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悉
令集爾時世尊以是因緣向諸比丘廣說過患事起
種種因緣訶責過患起已爲諸比丘隨順說法有十
事利益如來應供正遍知爲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
提木叉法十事利益廣說如是故如來從今日當
爲諸比丘制戒未聞者令聞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
於和合僧中受具足戒行姪法是比丘得波羅夷不
應共住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毗舍離城有二離車子信家非家捨家出家於毗耶離衆所知識能致供養四事具足彼此丘至時著入聚落不持鉢入城乞食不能攝身口意繫念在前心意馳亂不攝諸根染著色欲取色淨相欲心增盛便作是念我著法服爲此欲事甚爲不可我當捨於法服著彼俗衣七日之內不還僧中隨意所爲作是念已卽脫袈裟著彼俗衣便行欲事過七日已還著法服而來入僧入僧已還自厭汗愧身所行便作是念都不見聞餘諸沙門有如是事我今當以此事白尊者舍利弗舍利弗當

向世尊具陳此事若佛有所教勅我當奉行時二比丘往詣尊者舍利弗所廣說如上時尊者舍利弗將二比丘往詣世尊禮足已却住一面上因緣廣白世尊佛告舍利弗應遣令去是愚癡人不復得在如來法中更出家受具戒時舍利弗以哀愍故偏袒右肩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當來有善男子於世尊法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失意顛倒起於淨想無慙無愧三毒熾盛唯願世尊爲開方便令是善男子更於如來法中得出家受具足戒爾時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諸比丘皆悉令集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

者當重聞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戒若不還戒而行姪法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諸比丘處處安居安居已還詣毗舍離到世尊所禮拜問訊問訊已次第付房而住房盡不受有依屋苦草菴空地樹下住者爾時有一比丘依樹下坐作是思惟佛法出家甚爲大苦修習梵行亦爲甚難晝則風飄日炙夜則蚊蚋毒蟲所嚙我欲不堪於佛法中修淨梵行彼比丘作是心念口言諸比丘間已便謂此比丘言汝捨戒耶答言不捨我但作是念我不堪於如來法中修淨梵

行諸比丘以是因緣徃白世尊是比丘捨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喚彼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捨戒耶答言不捨佛言何緣致此世尊我於樹下作是心念口言於佛法中捨家出家甚爲大苦我不堪於如來法中修淨梵行佛告比丘汝云何於如來法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而作是念我當堪忍於如來法中修淨梵行佛言是比丘不名捨戒是爲戒羸彼作戒羸說語得偷蘭罪爾時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乃至未聞者當聞已聞者重聞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戒不還戒戒羸不捨戒便行姪法

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舍衛城有長者名難提信家非家捨家出家於舍衛城衆所知識能致供養四事具足餘多有名難提者但是長老行時亦禪住時亦禪坐時亦禪臥時亦禪時人名之爲禪難提時難提於開眼林中作草菴舍彼於其中初中後夜修行自業得世俗正受乃經七年過七年已退失禪定復依一樹下還習正受持求本定時魔眷屬常作方便於行正法人伺求其短變爲人形端正無比種種華香瓔珞以嚴其身於難提前住謂難提言比丘

共相娛樂行姪事來時難提言惡邪速滅惡邪速滅口作此言而目不視天女復第二第三所說如上時難提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惡邪速滅惡邪速滅而不觀視時天女便脫瓔珞之服露其形體立難提前語難提言共行姪來時難提見其形相而生欲心答言可爾時天女漸漸却行難提喚言汝可小住共相樂難提往就天女疾疾而去難提追逐到祇洹塹塹中有王家死馬天女到死馬所隱形不現時難提欲心熾盛卽姪死馬欲心息已便作是念我甚不善非沙門法以信出家而犯波羅夷罪用著法服食人信

施爲卽脫法衣著右手中左手掩形而趣祇洹語比丘言長老我犯波羅夷我犯波羅夷時諸比丘在祇洹門間經行彷徨思惟自業共相謂言此是坐禪難提修梵行人不應犯波羅夷難提復言諸長老不爾我實犯波羅夷諸比丘卽問其緣難提具說上事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難提善男子自說所犯重罪應當驅出時諸比丘如教驅出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長老難提久修梵行而爲此天女之所誑惑佛告諸比丘是難提不但今日爲天女所惑退失梵行過去世時亦爲彼所惑失於梵行諸

比丘白佛言已曾爾也佛言如是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時南方阿槃提國有迦葉氏外道出家聰明博識綜練羣籍衆技妙術靡不開達彼外道者助王治國時彼國王執持姦賊種種治罪或截手足則其耳鼻治之甚苦時彼外道深自惟念我已出家云何與王共參此事便曰王言聽我出家王卽答言師已出家云何方言復欲出家答言大王我今豫此種種刑罰苦惱衆生何名出家王卽問言師今欲於何道出家答言大王欲學仙人出家王言可爾隨意出家去城不遠有百巖山有流泉

浴池華果茂盛卽造彼山起立精舍彼於山中修習
外道得世俗定起五神通於春後月食諸果齧四大
不適因其小行不淨流出時鹿愛羣共相驅逐渴乏
求水飲此小便不淨著舌舐其產道衆生行報不可
思議因是受胎常在廬側食草飲水至期月滿產一
小兒爾時仙人出行採果鹿產難故卽大悲鳴仙人
聞鹿鳴急謂爲惡蟲所害欲往救之遂見生一小兒
仙人見已怪而念曰云何畜生而生於人尋入定思
惟見本因緣卽是我子於彼小兒便生愛心裹以皮
衣持歸養之仙人抱舉鹿母乳之漸漸長大名爲鹿

班依母生故體班似母是故作字名曰鹿班是童子
漸漸長大至年七歲遜悌尊長仁愛孝慈採取水果
供養仙人是時仙人念言天下可畏無過女人卽便
教誡子言可畏之甚無過女人敗政毀德靡不由之
於是教以禪定化以五通如所說

一切衆生類 靡不歸於死 隨其業所趣

自受其果報 爲善者生天 惡行入地獄

行道修梵行 漏盡得泥洹

爾時仙人便卽命終於童子淨修梵行得外道四
禪起五神通有大神力能移山住流捫摸日月爾時

釋提桓因乘白龍象案行世間誰有孝順父母供養沙門婆羅門又能布施持戒修梵行者案行世界時見是仙人童子天帝念言若是童子欲求帝釋梵王皆悉能得宜應早壞如所說

諸天及世人 一切衆生類 莫不爲結縛

命終墮惡道

皆爲慳嫉二結所縛諸天有三時鼓諸天阿脩羅共戰時打第一鼓俱毗羅園衆華開敷時打第二鼓集善法講堂聽善法時打第三鼓釋提桓因扣說法鼓無數百千天子皆悉來集俱白帝釋何所誨勅帝釋

告言閻浮提有仙人童子名曰鹿斑有大功德欲方便壞之時無數天子聞此不樂便自念言壞此人者將減損諸天衆增益阿脩羅中有平心無當成敗無在又復歡喜助欲壞之有一天子而唱是言誰應行者時有答言是天女應行是諸天人遊觀諸園在歡喜園者在雜色園者在麤澀園者天女應行而便召之應時百千天女皆悉來集有一天女名阿藍浮其髮雜色髮有四色青黃赤白故名雜色差此天女往閻浮提壞鹿斑童子時彼天女白帝釋言我自昔已來數壞人梵行令失神通願更遣餘天女端正嚴好

令入樂者時帝釋復於衆中種種說偈勸喻天女阿
藍浮汝可使行壞俱舍頻頭如生經中說於是天女
卽壞仙人童子佛告諸比丘爾時仙人童子俱舍頻
頭者豈異人乎卽今禪難提是天女阿藍浮者今此
天女是而難提曾已爲其所壞今作比丘復爲其所
壞爾時世尊語諸比丘乃至非人中亦犯波羅夷不
應共住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諸比丘處處夏安居
安居已來詣王舍城禮拜問訊世尊各自隨所樂住
或住毗波羅精舍或住白山精舍或住方山精舍或

住仙人窟或住耆闍崛山窟或住辯才巖窟或住俱
利園精舍或住夜咤園精舍或住師子園精舍或住
七葉園精舍或住溫泉精舍或住散蓋窟或住菴羅
窟或住畢尸窟或住猿猴精舍時有客比丘到此猿
猴精舍詣先住知識比丘所共相慰勞相慰勞已彼
舊比丘供給澡水洗於手足與中後樂示房舍處時
客比丘各得止息爾時山頭有一雌猿猴從上來下
到舊比丘前背住現受姪相時舊比丘訶叱令去如
是復至餘比丘前背住現受姪相時客比丘作是念
野獸之法甚易恐怖而今驅遣不能令去此必有異

是中將無有共此雌猿猴作不淨行耶時客比丘語
舊比丘言長老我今欲去汝可還攝牀褥舊比丘言
諸長老今此住處有好牀褥前食後食安隱快樂幸
可留意共於此住答言不佳舊比丘慇懃三請客比
丘不受彼請於是而去時客比丘心無疑者出便即
去心有疑者便於近處隱身各共伺之時舊比丘見
客比丘去已便攝臥具攝臥具已洗足而坐爾時山
頂雌猿猴復從山上下至比丘前背住時舊比丘便
共此猿猴行於非法客比丘遙見已共相謂言如我
所疑今以顯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長尾園中舊住

比丘作如是惡法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
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
制戒不得行姪法耶世尊我知制戒自謂不得與人
非人不謂畜生佛言比丘犯畜生者亦波羅夷比丘
當知有三事犯波羅夷何等三人非人畜生是爲三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著入聚
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有一女人語比丘
言可入大德共作是事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
姪女人復言我知不得常道中行自可於非道中行
時此比丘即共女人於非道行姪行已尋起疑悔往

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姪耶世尊我知制戒自謂不得常道行姪不謂非道佛告比丘非道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爾時家中有一男子謂比丘言可前大德共作如是事來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姪彼言我知制戒不得與女人行姪而我是男子是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尋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姪耶世尊我知制戒自謂不得與女人行姪不謂男子佛言比

丘男子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有一黃門謂比丘言可前大德共作如是事來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姪彼言我知制戒不得與男女行姪我非男非女是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卽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姪耶世尊我知制戒自謂不得與男女行姪今此黃門非男非女佛言比丘姪黃門亦犯波羅夷佛言比丘三處犯波羅夷何等三男女黃門是爲三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有一比丘時至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有一女人語比丘言可前大德共作如是事來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姪女言我知不得汝可裹身我便露形是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卽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姪耶世尊我知制戒但我裹身彼則露形佛告比丘裹身露形亦犯波羅夷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至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時有形女人語比丘言可入大德共作此事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

行姪女言我知汝但露形我自裹身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尋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姪耶世尊我知制戒但彼裹身我露形佛言彼覆汝露亦犯波羅夷乃至齊如胡麻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從異方來身生長大自於後道行欲行欲已然後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姪耶世尊我知制戒謂爲制他不謂自己佛言於自己行欲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從南方來先是技兒支節調柔姪欲熾盛便於自口中行姪行姪已卽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姪耶世尊我知制戒非謂自口佛言自口亦犯波羅夷比丘於三處行姪口大小便道盡犯波羅夷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次行乞食到一姪女家姪女語比丘言大德可前共作是事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姪女人答言我亦知不得行姪但身內行欲外出不淨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心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

汝不知我制戒不得行姪耶答言世尊我知制戒但身內行姪外出不淨佛言內行於欲外出不淨外行於欲內出不淨乃至齊如胡麻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北方有諸商客從遠方來到作是思惟我從彼來安隱至此不逢賊難宜應自慶便辦種種飲食集諸妓樂欲自娛樂爾時王舍城中有五百姪女共在一處時商人遣信喚彼最勝第一姪女言汝來娛樂我等姪女答言我先與王期夜輒往宿君若見喚晝當相詣商人忿言無知弊物汝常到王所爲何所得汝今若來娛樂我等我等

當多與汝種種寶物時姪女貪寶物故卽許商人便
詐嚴莊一端正婢遣令詣王便勅婢言汝詣王所善
作方便如我形相莫令王覺知非我身時王沐浴莊
嚴待彼姪女遲想其至須臾便到王遙見婢來便知
其非卽逆罵言汝是何人而來至此婢時惶怖以實
白王北方商人持寶遠至大持寶物與我大家大家
利其財重故遣我來以副先期冀王不覺王聞婢言
卽大瞋罵何弊女人敢見輕欺卽遣使者割去女形
時商人等遙見使來知王所遣卽便奔走使者卽捉
姪女割去女形王使旣反商人卽還見姪女如此心

各憐念重賞良醫以治其患此醫多方瘡遂平復時
尊者優波離因此姪女知時而問世尊若有人割去
其形若有比丘於壞形中行姪犯波羅夷不佛言波
羅夷又復問言世尊若形離其身就此離形行姪犯
波羅夷不佛言得偷蘭罪又復問言世尊此形還合
瘡未愈於中行姪犯波羅夷不佛言波羅夷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阿闍世王生一童子
字優陀夷跋陀邏此兒陰爲蟲所食以種種藥治不
能令差見兒患此瘡故時抱養者常以口含其陰暖
氣噓之其痛小差數數含之不止彼得暖氣便失不

淨失不淨時蟲便隨精而出此兒於是得差苦痛除
愈從是已後常習此法口中行姪如是轉久強牽餘
母人於口中行欲其兒有婦卽作是念彼習此不已
當復及我且豫作方便止此惡法於是脫衣裹面露
其形體往詣姑所禮拜問訊時姑訶言汝癡狂耶何
得如是答言不狂但大家子捨於常道而用其口是
故覆之卽向其姑具說上事爾時宮內展轉相語乃
至外舍盡共聞知多共爲此口中行事時王舍城婆
羅門居士詣阿闍世王所白言大王國中有此惡法
流行云何口中是飲食處而行不淨王聞此言甚用

不可卽作教令從今已去若有作此及教他者當重
治其罪爾時尊者優波離知時而問世尊若比丘比
丘共口中行姪者犯波羅夷不佛言俱波羅夷又復
白佛言世尊比丘與沙彌共口中行姪犯波羅夷不
佛言比丘波羅夷沙彌驅出又復白言世尊比丘與
白衣共口中行姪云何佛言比丘波羅夷白衣知如
之何又白世尊比丘比丘尼共口中行姪犯波羅夷
不佛言俱波羅夷乃至外道出家比丘共口中行姪
云何佛言比丘波羅夷外道知如之何

摩訶僧祇律卷第一

音釋

哺博孤切 豐許觀切 襖必益切 駢博昆切 羈居宜切

也申時也 鈔尺小切 嚙五巧切 羸力追切 漸七豔切 刑魚厥切

果蘇會切 核蘇會切 日蘇會切 無蘇會切 核蘇會切 日蘇會切 蘇蘇會切 舌蘇會切 咤丑架切 叱尺栗切

也訶

金璽居士于玉德施贊刻此

摩訶僧祇律卷一計字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六

個該銀五兩零九分七厘 崇禎甲戌孟春月金沙韻龍山識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鬱闍尼國有一男子其婦邪行與人共通其夫瞋恨面相呵責後復爾者要苦相治其婦不止夫伺其姪時執彼男子俱送與王白言大王此婦不良與是人通願王苦治以肅將來時王大怒勅其有司令刑其手足棄於塚間時治罪者卽將塚間則其手足仰臥著地時有比丘在塚間行見此女人裸身在地彼不正思惟便生欲想語此女言共作是事女卽答言此形如是猶可爾耶比

丘言可爾女卽許便共行欲行欲已而去爾時此女親里知識共相謂言當往塚間看此女人爲死爲活便共俱行往詣塚間見彼別女仰臥在地身上猶有新行欲處皆共瞋言汝苦痛中猶復爲此人之無恥乃至如是耶彼女答言人來見逼此非我答問言逼者何人答言沙門釋子衆人驚怪自相謂言沙門釋子是女身壞如是猶故不捨況復全形者宜共防護無令近門此等敗人何道之有彼此丘尋自疑悔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汝不聞我制戒不得行姪耶比丘答言我知制戒謂爲全身但此別女形壞佛言別者

若左手及右腳若右手及左腳是名別女若姪者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於祇桓中食已入開眼林中坐禪時祇桓開眼林中間有一女狂發眠地風吹衣起形體露現時比丘不正思惟欲心內發便共行姪行姪已尋卽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我制戒不得行姪耶比丘答言我知制戒但是女狂眠佛言姪狂眠女者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有一居士婦父母家住父家遣信呼婦令速還歸將欲還作種種飲食

自送之具時風刀起裂女身即便命終毗舍離土地
下濕死人不得久停時宗親都集卽送此死屍往著
曠野送死屍出共相謂言當速疾去莫令壞爛使人
厭汗送出外已值大風雨置屍一處以草覆之明當
來燒夜則雨止天晴月出時有比丘夜遊塚間遇到
是處聞新死屍身有塗香便謂是生人是比丘不正
思惟欲心卽起便姪死屍行欲已猶故不厭卽擔死
屍到自住處通夜行欲晨朝閉戶入村乞食死女親
里明日持香油樵火欲燒死屍到其本處不見死屍
復不見鳥獸所食蹤跡遍求不得開比丘草菴見死

屍在中屍上看見有新行欲處見已便相謂言異哉
沙門釋子死者尚不捨況復生人從今已去宜各防
護莫令沙門得入人舍此等敗物有何道哉彼比丘
尋自疑悔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汝不聞佛制戒不得
行姪耶比丘答言我知制戒但彼是死女佛言姪死
女亦犯波羅夷有三事比丘行姪犯波羅夷何等三
死眠覺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使令集以
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
於和合僧中受具戒不還戒戒羸不出行姪法乃至

共畜生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

初波羅夷緣訖

比丘者受具足善受具足如法非不如法和合非不和合可稱歎非不可稱歎滿二十非不滿是名比丘於和合僧中受戒者若比丘受具足時善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障法和合僧非別衆滿十僧若過十是爲比丘和合僧中受戒

不還戒者欲先明還戒

還戒者是比丘還戒時若愁憂不樂心定欲捨沙門法不樂行比丘事不樂釋種子言我欲作沙彌我欲作外道我欲作俗人受本五欲若向比丘比丘尼式

又摩尼沙彌沙彌尼外道出家在家俗人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學捨說捨共住捨共利捨經論捨比丘捨沙門捨釋種我非比丘非沙門非釋種我是沙彌是外道是俗人如本五欲我盡受之是名還戒

云何捨佛捨佛者捨正覺捨最勝捨一切智捨一切見捨無餘智見捨羅睺羅父捨眞金身捨圓光捨三十二相捨八十種好若捨一一佛名號皆名捨佛如是捨佛是名捨戒若言捨過去未來佛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不言捨過去未來佛直言捨佛者是名捨戒若言捨辟支佛是名捨戒過去未來同如捨佛

又外道一切出家六師弟子各言有佛若比丘實欲捨佛假言捨外道佛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捨佛得越毗尼罪若誤說心狂無罪

云何捨法法者非三世所攝其相常住所謂無爲涅槃離衆煩惱一切苦患永盡無餘若言捨此法者是名捨戒若言捨過去法未來法是名捨戒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法是名捨戒一切外道各自有法若比丘實欲捨此正法假言捨彼法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捨法者越毗尼罪若誤說心狂無罪云何捨僧捨僧者世尊弟子僧等向正向智向法次

法向隨順法行謂四雙八輩信成就戒成就聞成就三昧成就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智見成就應所恭敬爲無上福田若比丘言我捨是僧是名捨戒若言捨過去未來僧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僧是名捨戒如比丘僧比丘尼僧亦如是若言我捨衆多比丘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言我捨過去未來衆多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毗尼罪若不稱捨過去未來衆多比丘直言捨衆多比丘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如衆多比丘衆多比丘尼亦如是若言我捨一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毗尼罪若

言捨過去未來一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毗尼心悔若不稱言我捨過去未來一比丘直言捨一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毗尼罪如一比丘一比丘尼亦如是若言捨和尚是名捨戒差別如捨僧中說若言捨阿闍黎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言捨過去未來阿闍黎是不名捨戒得越毗尼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阿闍黎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得越毗尼罪若誤說心狂無罪如彼外道各自稱為僧若比丘實欲捨僧假言捨外道僧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言捨僧得越毗尼罪若誤說心狂無罪

云何捨學學有三種有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增上戒學者謂波羅提木叉廣略說增上意學者所謂九次第正受增上慧學者所謂四真諦彼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盡名為學若比丘言捨此學皆名捨戒如前捨佛中說世間各自有學如工巧書算技術等皆名為學若比丘欲捨此學假言捨彼學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如外道各自有學若比丘欲捨此學假言捨外道學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言捨戒得越毗尼罪若誤說心狂捨戒無罪云何捨說說有三種若十四日若十五日若中間布

薩十四日者冬第三第七布薩春第三第七布薩夏
第三第七布薩一歲中此六布薩是名十四日餘十
八布薩十五日合二十四布薩是名十四日十五日
布薩中間布薩者有比丘布薩時若僧不和合一比
丘於衆中唱若僧和合時當作布薩若無一比丘唱
者一切僧得越毗尼罪一比丘唱者一切僧無罪若
十五日不和合應初日布薩初日不和合者二日乃
至應十二日布薩若十二日不和合應十三日布薩
若十四日應正布薩者十三日不應作中間布薩便
就十四日布薩亦是中間布薩亦名正布薩若月大

者乃至十三日和合得作中間布薩若不和合不得
十四日應就十五日布薩亦名中間布薩亦名正布
薩何以故不得頻日布薩應當隔日布薩是名中間
布薩應十四日布薩者不得停至十五日應十五日
布薩者不得逆十四日若有因緣者得作布薩若十
四日若十五日若中間布薩盡名爲說若如是言我
捨是說是名捨戒如前捨佛中說彼諸外道亦有說
若實欲捨此說假言捨外道說者是不名捨戒得偷
蘭罪若戲笑捨說者得越毗尼罪若誤說心狂捨說
無罪

云何捨共住共住有二種一者清淨共住二者相似共住清淨共住者衆悉清淨共作布薩是名清淨共住相似共住者不清淨作清淨相與清淨者共作布薩是名相似共住彼清淨共住相似共住盡名共住若言我捨共住是名捨戒如上捨佛中廣說彼諸外道亦有共住若實欲捨此共住假言捨彼共住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說捨共住得越毗尼罪若誤說心狂捨共住者無罪

云何捨共利共利者有二種一者法利二者衣食利法利者名受誦問答衣食利者同受一施彼法利衣食利盡名共利若比丘言我捨此利是名捨戒餘如上捨佛中廣說若言捨法利是名捨戒如上捨佛中廣說若但言我捨衣食利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言我捨過去未來衣食利不名捨戒得越毗尼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衣食利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彼諸外道亦有共利若實欲捨此共利假言捨彼利者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言捨共利者得越毗尼罪若誤說心狂捨共利者無罪

云何捨經論經論有九部若比丘言我捨此經論者是名捨戒若言我捨過去未來經論者是不名捨戒

得偷蘭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經論者是名捨戒若作技中以佛語作歌頌若言我捨此歌頌中佛語者是名捨戒彼諸外道亦有經論若實欲捨此經論假言捨彼經論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言捨經論者是不名捨戒得越毗尼罪若誤說心狂捨經論者無罪

復次若比丘言我捨佛佛捨我我離佛佛離我我遠佛佛遠我我厭佛佛厭我我休佛佛休我如是皆名捨戒乃至捨諸經論亦如是是名還戒還戒者若瞋恚若卒說若獨說若不了說若因諍說若獨想說若

說前人不解若向眠者說向狂者說向苦惱者說向嬰兒說向非人說向畜生說如是諸說還戒是不名捨戒戒羸者彼作是念我不如捨佛法僧乃至捨諸經論彼復作是念我當作沙彌作俗人作外道彼心念口言未決定向他人說是名戒羸若說戒羸事者語語偷蘭罪復作心念口言我不如捨佛乃至言我不如作本俗人復作是言我捨佛者勝乃至我習本俗人者勝是名戒羸說若說戒羸事語語得偷蘭罪是名戒羸若戒羸行姪法姪法者謂與女人有命三處中行姪三處初中後受樂是名行姪法若比丘戒

羸行姪法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人女有命及死三處行姪初中後受樂如是非人女有命及死畜生女有命及死三處行姪三時受樂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若人男有命及死非人男有命及死畜生男有命及死二處行姪三時受樂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人黃門有命及死非人黃門有命及死畜生黃門有命及死二處初中後三時受樂得波羅夷罪畜生者從象馬乃至雞是名畜生若犯此畜生得波羅夷罪象身大乃至雞身小得偷蘭罪若象身小乃至雞身大者得波羅夷罪是故說乃至畜生得

波羅夷罪波羅夷者謂於法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如是未知智等智他心智苦習盡道智盡智無生智於彼諸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涅槃退沒墮落無證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梵行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波羅夷者所可犯罪不可發露悔過故名波羅夷若比丘以捺汙心欲看女人得越毗尼心悔若眼見若聞聲犯越毗尼罪各各裸形相觸得偷蘭罪乃至入如胡麻波羅夷若身大雖入不觸其邊者得偷蘭罪若衆生一道從是處食是處大小便

若生若死若姪此衆生初中後受樂者波羅夷若女人身列爲二分就二分行姪者偷蘭罪若繫縛令合行姪者波羅夷若女人段爲三分比丘於下分行姪波羅夷中分行姪偷蘭罪上分行姪波羅夷若女人身青瘀胖脹於此行姪者波羅夷身若壞爛偷蘭罪身全枯乾者亦偷蘭罪若以酥油水漬潤不壞行姪者波羅夷若形壞偷蘭遮骨鎖相連膿血塗著行姪者犯越毗尼罪白骨枯乾者越毗尼心悔石木女人畫女人越毗尼罪若比丘不說還戒不說不還戒若戒羸不說還戒不說不還戒便作俗人隨其所犯如

法治罪若作外道亦如是若裹不覆若覆不裹亦覆亦裹不覆不裹乃至入如胡麻波羅夷若比丘不還戒若戒羸不出相便作俗人形服而犯罪者隨其犯得罪若比丘於比丘尼邊強行姪者比丘得波羅夷若比丘尼受樂者亦犯波羅夷若比丘尼於比丘所強行姪比丘尼波羅夷若比丘受樂波羅夷若比丘比丘展轉共行姪俱波羅夷比丘比丘尼共行姪者俱波羅夷比丘沙彌展轉共行姪比丘波羅夷沙彌驅出比丘俗人展轉共行姪比丘波羅夷俗人不犯乃至外道亦如是若比丘三種行姪人非人畜生復

有三種女男黃門復有三種上中下道復有三種若
覺若眠若死皆波羅夷若比丘眠心狂入定有母人
強就比丘行姪比丘若覺初中後受樂者波羅夷是
比丘若眠乃至入定若母人強就比丘行姪彼覺已
初不樂中後受樂亦波羅夷是比丘若眠乃至入定
若母人強就比丘行姪彼覺已初中不樂彼後受樂
波羅夷是比丘若眠乃至入定若母人就比丘行姪
比丘覺已初中後不受樂無罪云何名受樂云何名
不受樂受樂者譬如飢人得種種美食彼以食爲樂
又如渴人得種種好飲彼以飲爲樂受欲樂者亦復

如是不受樂者譬如好淨之人以種種死屍繫其頸
上又如破癰熱鐵燒身不受樂者亦復如是若比丘
行姪若買得若雇得若恩義得知識得調戲得試弄
得未更事得如是一切得而行姪者皆波羅夷若心
住不自覺者無罪是故說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
戒不還戒戒羸不出行姪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犯
波羅夷不應共住

解初
戒竟

世尊於毗舍離城佛五年冬第五半月十二日中食
後東向坐一人半影爲長老耶舍迦蘭陀子制此戒
已制當隨順是名隨順法

四波羅夷第二戒初

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爾時瓦師子長老達貳伽勸
化立僧房種種莊嚴高大妙好彫文刻鏤香油塗地
如紺瑠璃色常有供辦種種飲食時有長老比丘來
問達貳伽長老幾歲答言爾所歲客比丘言汝小我
應是中住達貳伽既與上座房住復更勸化起立第
二房復有長老比丘來如前次第與房復更勸化起
第三房復有長老比丘來亦復如前是時達貳伽念
言我種種辛苦作房而不得住我當何處復得材木
人工更造房舍常爲風雨寒熱蚊虻所困若辦此房

始成得已傍人常待如猫伺鼠成便見奪奈何可辦
便作是念我自工巧並有身力當於仙人窟邊黑石
之上燒作完成瓦屋時達貳伽作是念已便於仙人
窟邊黑石上燒作完成瓦屋種種刻畫安施戶牖唯
除戶扇戶樞衣架餘者一時燒成其色純赤如優曇
鉢華爾時世尊雨後天晴於耆闍崛山側往來經行
如來佛眼無事不見無事不聞無事不識以是因緣
故說契經令毗尼久住知而故問諸比丘仙人山窟
邊黑石上如優曇鉢色爲是何等諸比丘白佛言世
尊達貳伽比丘先勸化作僧房彫文刻鏤極好莊嚴

成已上座次受復作第二第三亦復如是便於仙人
山窟邊黑石上私作燒成瓦屋其色妙好如優曇鉢
華今仙人山窟邊石上者是爾時世尊告阿難持我
衣來阿難持衣授與如來爾時世尊著衣已往到仙
人山窟黑石上世尊成就最上威儀所謂行住坐臥
世尊不復用心行此威儀所以者何業行功德自然
殊勝非是諸天梵王所能及者如威儀修多羅中廣
說爾時世尊以行威儀往到達貳伽燒成瓦屋所天
神令屋戶自開其戶下小如來平入雖下不礙小而
不礙爾時世尊入達貳伽燒成屋已便以金手合縷

掌摩捫屋壁語諸比丘汝等觀此達貳伽比丘善能
嚴飾作此好屋是達貳伽比丘雖得出家猶故不能
厭本所習工巧技術猶未能捨而復焚燒傷殺衆生
又此瓦屋寒則大寒熱則大熱能壞人眼令人多病
有是諸患汝等當壞此屋莫使當來諸比丘習此屋
法來世比丘當言世尊在時諸比丘各各自作屋住
是故宜壞時諸比丘卽壞此屋世尊壞此屋已還者
闍崛山時長老達貳伽比丘從村乞食還見屋已壞
卽作是言誰壞此屋時有比丘語達貳伽汝今大得
善利何以故如來降屈顧臨此屋汝蒙此屋受用之

福世尊知時故壞此屋時達貳伽聞是語已喜悅情
至七日之中忘其飢渴過七日後便作是念我當何
處更得材木起立房舍洧沙王木匠大臣耶輸陀者
是我本知識必有材木即便著入聚落衣持鉢詣耶
輸陀家共相慰勞言無病長壽我欲起立房舍未有
材木汝能見施材木不大臣答言家自無材王材亦
盡若迎材至當相給與達貳伽復言莫作是語云何
王家而言材盡大臣又言尊者若不見信可自往看
時達貳伽即便往詣作坊求諸材木見有五枚飛梯
材即便取二枚持歸作屋先王舊法五日一遊歷觀

府庫金銀寶藏宮人倚直象馬欄廐車輿武効次行
木坊見飛梯材少無二枚卽問耶輸陀飛梯材何以
少無二枚答言大王盡在不少如見第二第三案行
復問耶輸陀飛梯材何故少無二枚答言大王盡在
不少王卽嘆言汝不燒我材耶不持我材與敵國耶
卽使有司攝繫耶輸陀耶輸陀被攝已卽便思念近
尊者達貳伽曾來索材無乃持去卽便遣信曰達貳
伽言尊者曾來索材不持此二枚飛梯材去耶答言
持來復遣使白尊者我坐失此飛梯材故被攝在獄
尊者當作方便自得無過令我早出達貳伽卽報言

汝但白王先達貳伽比丘從我索材脫能持去願勅
檢校王卽遣使喚達貳伽達貳伽便至王所長老達
貳伽爲人端正儀容詳雅天人所敬王見歡喜卽問
言尊者達貳伽不取我二枚飛梯材耶答言我取王
言尊者云何出家人不與而取達貳伽言大王先與
非是不與王問誰與答言王自見與王言尊者我爲
國王雖復多事不憶相見云何言與達貳伽言王不
憶初受位時國中大臣集取一切河池泉水一切諸
藥一切種子以水漬之白象牙上水滴灌頂拜爲王
王時口自發言今我爲王國中所有水草樹木施與

沙門婆羅門是故王與非是不與王言尊者我與國
中無守護者不與有守護者何得倚傍先言僞辭見
誣王言放此耶輸陀令去國中諸婆羅門及敬信士
女皆歡喜言善哉尊者達貳伽方便智慧巧答大王
得免斯過又令耶輸陀安隱得出時王舍城諸不信
佛法者咸有患言云何是沙門達貳伽倚傍僞理欺
調於王苟得免罪恐自今已往我等家中所有材木
亦當取去而言王先見與當奈之何如是敗人何道
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達貳伽比
丘來來已佛問達貳伽汝實取王家飛梯材不答言

實取佛言汝出家人云何他物不與而取達貳伽言
世尊王先見與非是不與佛言云何王與達貳伽言
王初登位時口自發言國中所有水草樹木施與沙
門婆羅門是故言與非是不與佛言癡人王與無守
護者不與有守護者今此王材有守護者云何言與
達貳伽汝常不聞佛種種因緣呵不與取種種稱讚
與而後取耶云何汝今不與而取達貳伽此非法非
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事增長善法諸比丘白佛言
世尊云何是達貳伽比丘最初開不與取佛告諸比
丘是達貳伽不但今犯最初不與取過去世時已曾

最初犯不與取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
過去世時此世界劫盡時諸衆生生光音天上世界
還成光音諸天來下世間時天人行往虛空以禪悅
爲食快樂善住所在遊行身光相照不以日月爲明
爾時衆生無有晝夜日月歲數時節時水旣去地味
遍生如天甘露時有一貪味輕躁衆生嘗此地味覺
色香美味心便食著其餘衆生斃而食之亦覺其美
皆共取食食已其身麤重退失神通光明悉滅世間
便有日月昏明歲數時節爾時衆生非男非女食地
味久形色並異其食多者身色麤醜其食少者身色

端正時端正者自言已勝見麤醜者輕彼不如恃端正故便起憍慢起憍慢罪故地味卽滅更生地肥味如純蜜時諸衆生皆驚歎言如何地味忽然而滅便復相與共食地肥其食多者形色麤醜其食少者身色端正其端正者憍慢轉增如是已後地肥復滅地肥滅已次生地芝味如石蜜其食多者醜食少者好亦復如前其端正者起憍慢心於是地芝忽然復滅地芝滅已次有自然業生粳米取已還復不覺增滅朝取暮復暮取晨復比丘當知時諸衆生見地芝滅已遂生憂惱譬如丈夫憂惱所逼彼時衆生雖心憂

怖而自不知已之過罪爾時衆生復食彼自然粳米食米漸久便有男女形生更相滌著姪欲轉熾遂成夫婦餘衆生見已瞋恚打擲云何世間非法忽生是會非生天法從今已後當修善法生天之會佛告比丘時有衆生爲非法者慙愧狀汗藏隱不出或一日二日乃至一月於是便興屋舍而自障蔽爲非法故彼時衆生便作是念我等何爲竟日疲苦不如晨旦并取粳米兼明日食明日有衆生來喚共取粳米此衆生答言我昨并取彼衆生言此是好法便相効并取乃至十日二十日一月二月以貪意儲畜故粳米

變生穠穉朝取處暮則不生爾時衆生便共聚會聚
會已便相謂言我等本時皆自然飛行禪悅爲食快
樂安隱轉食地味時彼衆生未有惡法以惡法起故
地味卽滅而地肥生地肥旣生猶香且美次生地芝
乃至粳米猶故香美我等今日當立制限分其米地
令有畔界卽便封之此分屬我彼分屬汝時有一衆
生作是念若我自取已分不久當盡寧可少取他分
令我分久在彼諸衆生見此衆生不與而取便語之
言汝今云何不與而取勿復更作然此衆生猶取不
止乃至再三彼衆生重見如此便言云何衆生行不

與取乃至再三從今已往若不與取者當加刑罰彼
遂不已卽捉得痛加杖捶彼得杖已便大喚言云
何世間有是惡法是衆生以杖見打是時打者捉杖
放地亦大喚言云何世間有是惡法何種衆生不與
而取妄有所說不知羞愧於是世間便有三惡法出
何等三一者不與取二者妄言三者以杖打人是爲
最初三惡法出佛告諸比丘是時衆生最初不與取
者豈異人乎今瓦師子達貳伽比丘是也是達貳伽
從過去最初時不與取今復於我正法中亦最初不
與而取時諸比丘復白佛言云何是達貳伽比丘蒙

世尊恩被袈裟洊沙王見已便放令去佛言如是諸比丘是達貳伽比丘不但今日蒙我袈裟而得免罪過去世時已蒙我恩著袈裟亦得度脫過去世時大海邊有睽婆梨樹上有金翅鳥是鳥身大兩翅相去百五十由延是金翅鳥法以龍爲食欲食龍時先以兩翅搏海冷水兩擗龍身便現卽取食之諸龍常法畏金翅鳥常求袈裟著宮門上鳥見袈裟生恭敬心便不復前食彼諸龍爾時是鳥以翅搏海見龍欲食龍甚驚怖便取袈裟戴著頂上尋岸而走是時彼龍化爲人像金翅鳥化爲婆羅門像追逐此龍而並種

種罵言汝何不早放袈裟此龍畏死急捉袈裟死死不放爾時海島有仙人住處華葉茂盛時龍恐怖無所依怙便往投趣仙人住處仙人有大威德金翅鳥不敢便入遙向仙人而說偈言

今此弊惡龍 自變爲人身 畏死求解脫
而來入是中 仙人德力故 我當忍飢渴
寧自失身命 不復食此龍

爾時仙人作是念誰說是偈便起出看見此龍爲金翅鳥所逐卽便說偈答金翅鳥言

當令汝長壽 常食天甘露 忍飢不食龍

敬心於我故

時金翅鳥蒙仙人威神飢渴卽除是時仙人復告金翅鳥汝坐犯戒受此鳥形汝今復習殺當墮地獄廣說十惡乃至邪見如是一一皆墮地獄畜生餓鬼及阿脩羅汝今宜當共此龍更相懺悔後無餘怨彼卽懺悔懺悔已各還本處佛告諸比丘爾時仙人者豈異人乎卽我身是金翅鳥者泚沙王是龍者達貳伽比丘是是達貳伽比丘本已蒙我袈裟得脫金翅鳥難今復蒙我袈裟得脫王難時比丘白佛言云何是泚沙王見是達貳伽比丘著袈裟故放令解脫佛告

諸比丘不但今日本已曾爾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王善化人物離諸怨敵五穀豐熟民多受樂節義恩良仁德孝慈布施持戒時彼國有獵象師其家貧窮又多兒子兒子各各求索飲食時獵師婦語其夫言居家貧窮飢寒如何不勤於家業獵師答婦欲作何等婦言可勤修先人之業時彼獵師卽辦糧食執持獵具到雪山邊時有六牙白象住在山下凡生象中有如是智便自念言以何等故人欲殺我欲殺我者以我牙故是時彼象其祖先死象取其牙藏著一處其父續死復取其牙藏

著一處出羣象外彷彿遊食彼時獵師次第遊獵歷諸山林遂至象所象遙見獵師便生念言是何丈夫乃至此中將非獵者欲來見殺即便舉鼻招喚獵師獵師明練相象之法若我不去此必見害便至象所象卽問言汝來何求獵師卽向說其來意象言汝更不來者當給汝所須獵師答言我有所得不欲出門何況至此時象卽以先藏祖牙與之獵師得已歡喜還國彼作是念我持此牙歸妻子衣食未得幾時我當屏處獨自食之若我強健便有婦兒一旦無我無五錢分便持象牙詣沽酒家時沽酒者遙見彼來便

作是念此何處來我於今日必得少利便敷牀褥代擔象牙請彼令坐乘彼飢渴與酒令醉醉復更索便共書券得酒甚少上券甚多後日醉醒復更索酒沽酒者言何故更索君似未解當共計錢若錢有餘當更相與算計既竟無一餘錢彼卽念言我當何處更得錢財正當入山還殺彼象卽便入山至先象所象見獵師問言何故復來獵師對象說其來意象言先與汝者今爲所在答言無智所致放逸用盡象言汝能更不放逸者當復與汝獵師答言我以悔前所爲何緣重爾若能更惠真不出門象復持象牙而用與

之獵師卽持象牙還國復如前法無道用盡卽作是念當殺彼象今若往者不令見我彼大象者於春後月天時大熱入池洗浴浴已還出在衆象前涼息樹下爾時獵師便以藥箭射彼大象中其眉間血流入眼象便舉頭看箭來處卽見獵師便遙誨之汝弊惡人無有反復如我今者力能相殺但恭敬袈裟故不殺汝卽喚獵師汝可速來截取我牙以身障彼獵師不令餘象害之爾時林中有諸天神卽說偈言

內不離癡服 外託被袈裟 心常懷毒害
袈裟非所應 三昧寂無想 永滅煩惱衣

內心常寂滅 袈裟應其服

佛告諸比丘爾時大象王者豈異人乎卽今泐沙王是獵師者今比丘達貳伽是泐沙王曾已恭敬袈裟故怒彼獵師今復以達貳伽被袈裟故而不與罪諸比丘復白佛言世尊云何是泐沙王見達貳伽威儀庠序不起惡心佛告諸比丘是泐沙王不但今日愛樂威儀不起惡心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王善化人物離諸怨敵五穀豐熟民多受樂節義恩良仁德孝慈布施持戒汎愛人物王有一象名曰大身克惡難伏威震遠近時諸敵

國莫能當者有所討伐皆悉摧破諸有犯王法者皆
令此象足蹈殺之王有此象怙之無畏彼象廐壞象
便逸走到精舍邊見諸比丘威儀庠序又聞誦經殺
生受苦不殺獲福象聞此言心卽調柔時有罪人犯
法應死王勅有司令象蹈殺時象以鼻三勦罪人都
無殺心彼監殺者卽以白王象見罪人直以鼻勦都
無殺意王聞此言甚大愁怖便語來者象審爾耶答
言實爾王召大臣共論此事大臣旣集王告之言吾
今爲王無能勝者正恃此象今忽如是當如之何大
臣是時卽呼象子而問之言近象廐壞象至何處象

子答言至精舍所大臣聰明豫知此象見諸比丘必
聞經法心意柔輒不欲殺生便教象子近象廐邊作
博戲舍作屠兒舍作囚繫舍汝便繫象近此諸舍彼
象見博者張目舞手高聲大喚見彼屠兒殘殺衆生
又見獄囚拷掠楚毒象見是已惡心還生王送罪人
象卽蹈殺爾時諸天卽說偈言

象見善律儀 又聞罪福聲 善心日夜增

惡行漸得滅 習近諸惡業 先心還復起

唯有明智人 直進而不迴

佛告諸比丘爾時大身象者豈異人乎卽泮沙王是

併沙王宿世時曾見比丘威儀庠序愛樂歡喜今見
達貳伽威儀庠序甚大歡喜不問其罪時達貳伽卽
作是念我作第一房上座次受驅我令出第二第三
亦驅我出後續作燒成瓦屋世尊復勅令壞取王家
木持用作舍世尊復見種種呵責徒自辛苦衆多事
爲自今已往止此苦事依隨僧衆苦得住過時達貳
伽便習無事晝夜精誠專修道業得諸禪定成就道
果起六神通自知作證時達貳伽深自慶慰而說偈
言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止則支身命

如蛇入鼠穴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衣食繫身命 精羸隨衆得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一切知知足 專修涅槃道

爾時佛告諸比丘依止王舍城諸比丘皆悉令集乃
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不與盜取者波羅夷不應
共住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至著
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求糞掃衣於舍衛城邊求不得
便至塚間亦復不得尋水而求亦復不得最後至浣
衣處求時浣衣者浣衣已竟別在一處與人共語時
比丘往至衣所有異男子語浣衣者言彼出家人欲

取汝衣衣主問言何道出家答言釋種出家浣衣者
言無苦沙門釋子不與不取須臾比丘便取此衣向
異男子復告浣衣者言沙門已取汝衣浣者猶故答
言無苦沙門釋子不與不取時彼比丘便挾衣而去
彼男子復告浣衣者沙門釋子已擔衣去衣主便起
看之咄哉實持衣去便逐喚言尊者尊者是衣是王
大臣許長者許各各有主願莫擔去比丘故去猶不
放衣主便罵言敗行沙門若不還我衣當如是如是
治汝比丘持衣往至住處開戶以衣敷牀上閉戶而
坐時浣衣者持五種灰入祇洹有餘比丘在祇洹門

間經行復有坐思惟者比丘便謂浣衣者言何以高
聲大喚浣衣者言今我失衣何以問我高聲喚爲諸
比丘言誰持汝衣答言出家人卽問何道出家答言
釋種子諸比丘問言持至何處浣衣者言入此房中
諸比丘便往彼房以指打戶喚言長老開戶彼比丘
默然不應有年少比丘多力強排戶入盜衣比丘卽
大慚愧低頭不語時年少比丘便於牀上取衣而出
以其領數謂浣衣者言衣數相應不答言相應時諸
比丘語浣衣者言此中出家有種種人譬如一手五
指不齊雜姓出家何得一種汝好賢者莫廣語人我

等自當上白世尊時浣衣者卽作是言沙門釋子有王者力婆羅門長者力我向但恐都失此衣今旣還得何所復說時諸比丘以是因緣廣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卽便喚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告比丘汝不聞佛制戒不得不與取耶世尊我知制戒自謂城邑聚落不謂空地佛言癡人聚落中不與空地不與有何等異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諸比丘曰佛言世尊云何是浣衣者不信傍人爲彼比丘所欺耶佛告諸比丘是浣衣者不但今世不信過去世時亦曾不信諸比丘白

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二婆羅門往南天竺學外道經論學已還其本國當其還時道由曠野經放牧處見二殺羊當道共鬪羊相觸法將前而更却時在前行者專愚直信語後伴言看是殺羊四脚之獸而用義讓知我婆羅門持戒多聞數數爲我却行開路後伴答言婆羅門汝莫輕信謂羊有義此非相重開路相避羊鬪之法將前而却在前行者不信其語爲羊所觸卽時絕倒傷破兩膝悶絕躡地衣服傘蓋裂壞蕩盡彼時有天而說偈言
衣服裂壞盡 體傷悶躡地 此患癡所招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瓶沙王先祖時治罪人
法有作賊者以手拍頭以爲嚴教賊大慙愧與死無
異後更不作至祖王時治罪人法有作賊者以灰圍
之須更放去賊大慙愧與死無異後更不作至父王
時治罪人法有作賊者驅令出城賊自慙愧與死無
異後更不作瓶沙王法有作賊者驅令出國以是爲
教時有一賊七反驅出猶故來還劫殺村城爾時有
人捉得此賊縛送與王白王言此賊七反驅出猶故

來還劫殺村城願王苦治王告大臣將是賊去以罪治之大臣白言止止大王王自治罪莫付臣下何有捨王臣下專輒大王教令時所尊重正出於王治法久存王言將去截其小指爾時有司速將罪人急截其指恐王有悔時王卽自試齒指痛殊難忍卽便遣信勅語大臣莫截彼指臣答王言已截其指王甚愁悔卽自念言我今便爲法王之末非法王始夫爲王者憂念民物何有人王傷截人指爾時瓶沙王疾勅嚴駕往詣世尊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曾祖先王治罪人法唯以手拍頭次第諸王及至我

身惡法日滋正化漸薄謬得爲王傷截人體自惟無道愧懼實深佛告大王治國盜齊幾錢罪應至死盜齊幾錢應驅出國盜齊幾錢應用刑罰爾時瓶沙王白佛言世尊以十九錢爲一罽利沙繫分一罽利沙繫爲四分若盜一分若一分直罪應至死爾時世尊爲瓶沙王隨順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憂憤卽除禮佛而退王去不久爾時世尊往衆多比丘所敷座而坐告諸比丘向瓶沙王來至我所爲我作禮於一面坐而白我言世尊我先曾祖治罪人法以手拍頭正化相承乃至我身我卽問言大王盜至幾錢罪

應至死乃至應罰王言十九錢爲一罰利沙槃分一
罰利沙槃爲四分若盜一分若一分直罪應至死我
爲瓶沙王隨順說法歡喜而去佛告諸比丘從今當
知十九古錢名一罰利沙槃分一罰利沙槃爲四分
若盜一分一分直犯波羅夷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
云何是瓶沙王畏罪乃爾佛告諸比丘是瓶沙王不
但爾世如是畏罪過去世時亦曾畏罪諸比丘白佛
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
奈國名迦尸爾時有王號曰名稱時國人民皆工巧
技術以自生活所謂效樂歌頌或作金銀寶器華鬘

瓔珞嚴飾之具或調象馬及諸道術種種工巧無不
備悉以是生活若無工巧技術者謂之愚癡若有作
賊者亦名愚癡時有一人作賊國人縛送與王白言
大王此人愚癡事願王治之王言止止世人失財世
人作賊我復何用共作惡爲王便思惟當作何方便
我治王事令羣臣不知惡法不起復更思惟自昔已
來始有一愚癡人是愚癡人不能滿千我便命終卽
持愚人付一大臣我須千愚癡人用作大會若當數
滿白我令知臣卽執持愚人繫在一處王尋念言是
愚癡者將無飢死便告大臣將愚人來重告臣曰好

看此人莫令羸瘦著我無憂園中五欲娛樂妓樂供
給大臣受教即將愚人如王所勅爾時復有愚人聞
王捕得愚人乃至安著無憂園中妓樂供給便自送
身詣大臣所曰言我是愚癡人大臣欲取王意來便
送著無憂園中如是不久其數滿千臣曰王言愚人
數已滿千更須何等當速辦之王聞此言甚大愁憂
昔來久遠始有一愚癡人如何今者未經幾時已有
千數將是末世惡法增長王勅羣臣於無憂園中灑
掃燒香懸繒幡蓋備辦種種餽飲食臣卽如教備
王所勅時王出遊與諸羣臣十八部衆詣無憂園中

王旣坐已問諸羣臣愚人今在何處可喚將來愚人
盡至王見愚人久在園中衣被垢膩爪長髮亂卽勅
羣臣將愚人去沐浴新衣剪髮截甲然後將來來已
與種種飲食賜以財寶恣其所須卽勅愚人汝等還
家供養父母勤修家業莫復作賊爾時愚人聞王告
勅歡喜奉行

時彼國王卽以王位授與太子出家入山學仙人法
是時國王而說偈言

本求千愚人 作會謂難期 如何未幾時
千數忽已滿 惡法日夜增 大會於是止

欲離世惡人 宜時當出家

佛告諸比丘爾時國王名稱者豈異人乎卽瓶沙王是瓶沙王先世已來常畏罪報今旣爲王續亦畏罪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瓶沙王敎令行已尋復還悔佛告諸比丘是瓶沙王不但今日敎令行已尋復還悔過去世時亦曾還悔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婆羅門無有錢財以乞自活是婆羅門有婦不生兒子家有那俱羅蟲便生一子時婆羅門以無子故念彼那俱羅子如其兒想那俱羅子於婆羅門亦如父想時婆羅門

於他舍會或得乳酪及得餅肉持還歸家與那俱羅又於後時婆羅門婦忽便有娠月滿生子便作是念是那俱羅生吉祥子能使我育兒時婆羅門欲出行乞食時便勅婦言汝若出行當將兒去慎莫留後婆羅門婦與兒食已便去比舍借確舂穀是時小兒有酥酪香時有毒蛇乘香來至張口吐毒欲殺小兒那俱羅蟲便作是念我父出行母亦不在云何毒蛇欲殺我弟如所說

毒蛇那俱羅 飛鳥及禿梟 沙門婆羅門
繫母及前子 常共相憎嫉 懷毒欲相害

時那俱羅便殺毒蛇段爲七分復作是念我今殺蛇
令弟得活父母知者必當賞我以血塗口當門而住
欲令父母見之歡喜時婆羅門始從外來遙見其婦
在於舍外便嗔恚言我教行時當將兒去何以獨行
父欲入門見那俱羅口中有血便作是念我夫婦不
在是那俱羅於後將無殺食我兒嗔恚而言徒養此
蟲爲其所害卽前以杖打殺那俱羅旣入門內自見
其兒坐於庭中喙指而戲入見毒蛇七分在地見是
事已甚大憂悔時婆羅門深自苦責是那俱羅善有
人情救我子命我不善觀察卒便殺之可痛可憐卽

便迷悶躡地時空中有天卽說偈言

宜審諦觀察 勿行卒威怒 善友恩愛離

枉害傷良善 喻如婆羅門 殺彼那俱羅

佛告諸比丘爾時婆羅門者豈異人乎卽瓶沙王是
彼於昔時以曾經躁作事尋悔今復如是佛告諸比
丘依止王舍城北丘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
若比丘於聚落空地不與取隨盜物王或捉或殺或
縛或擯出言咄男子汝賊耶汝癡耶比丘如是不與
取者波羅夷不應共住

第二戒
緣竟

比丘者比丘名受具足善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遮

法和合十衆十衆已上年滿二十此名比丘聚落者聚落名若都牆圍遶若水渠溝塹籬柵圍遶又復聚落者放牧聚落技兒聚落營車聚落牛眠聚落四家及一積薪亦名聚落空地者空地名垣墻院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聚落界者去籬不遠多人所行蹤跡到處是名聚落界如是水渠溝塹籬柵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放牧聚落者最邊巷舍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技兒聚落者最邊車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營車聚落者最邊車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牛眠聚落者最邊家外除聚落界餘

者盡名空地四家及積薪聚落者最邊家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不與者若男若女若黃門二形在家出家無有與者盜心取隨盜物者物有八種一者時藥二者夜分藥三者七日藥四者盡壽藥五者隨物六者重物七者不淨物八者淨不淨物是名爲八取者取名捉物移離本處是名爲取隨其所盜者不如十六督監盜取王家一枚小錢買瓜食之爲王所殺王無定法自隨其意或小盜便殺或盜多不死當如世尊問瓶沙王法大王治國盜齊幾錢至死幾錢瓶沙王出幾錢罰財瓶沙王答佛十九錢爲一罽利沙槃

一屬利沙槃分爲四分若取一分若一分直罪應至死今隨所盜義以此爲准王者王名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受職爲王王捉者王使人執或捉其手及餘身分是名捉殺者奪其命是名爲殺或縛者或以屋縛或以城縛或以材縛或著鎖絆或著杻械是名爲縛擯出者驅出聚落驅出城驅出國是名擯出咄男子汝賊汝癡汝愚者呵責之辭比丘如是者犯波羅夷不應共住波羅夷者謂於法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如是乃至盡智無生智於彼諸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涅

槃退沒墮落無證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離於不盜法退沒墮落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所可犯罪不可發露悔過故名波羅夷

時藥者一切根一切穀一切肉根者治毒草根藕根莖樓根芋根蘿蔔根葱根是名根穀者有十七種一稻二赤米稻三小麥四麴麥五小豆六胡豆七大豆八豌豆九粟十黍十一麻子十二薑句十三闍致十四波薩陀十五莠子十六脂那句十七俱陀波是名十七種穀肉者水陸蟲肉云何水蟲水蟲者魚龜提彌祇羅脩羅脩羅脩摩羅如是等水中諸蟲可

食者是名水蟲云何陸蟲陸蟲者兩足四足無足多足如是等名陸蟲如是根食穀食肉食皆名時食何以故時得食非時不得食是名時食若比丘盜心觸時藥犯越毗尼罪動彼物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夜分藥者十四種漿一菴羅漿二拘梨漿三安石留漿四顛哆梨漿五蒲萄漿六波樓沙漿七捷捷漿八芭蕉漿九罽伽鞞漿十劫頗羅漿十一波龍渠漿十二昔蔗漿十三呵梨陀漿十四呿波梨漿此諸漿初夜受初夜飲中夜受中夜飲後夜受後夜飲食前受至初夜飲是故名夜分藥若比丘盜心觸夜分藥

犯越毗尼罪動彼物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七日藥者酥油蜜石蜜脂生酥酥者牛水牛酥羖羊羖羊酥駱駝酥油者胡麻油燕膏油黃鹽油阿陀斯油鹿麻油比樓油比周縵陀油迦蘭遮油差羅油阿提目多油縵頭油大麻油及餘種種油是名爲油蜜者軍荼蜜布底蜜黃蜂蜜黑蜂蜜是名爲蜜石蜜者繫施蜜那羅蜜縵闍蜜摩訶毗梨蜜是名石蜜脂者魚脂熊脂羖脂脩羅脂脂此諸脂無骨無肉無血無臭香無食氣頓受聽七日病比丘食是名脂生酥者牛羊等諸生酥淨灑洗無食氣頓受聽七日病

比丘食此諸藥清淨無食氣一時頓受得七日服故名七日藥若比丘盜心觸七日藥越毗尼罪動彼物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盡壽藥者呵梨勒毗醯勒阿摩勒葦茈胡椒薑長壽果仙人果乳果豆色果波羅悉多果繫那果小五根大五根一切鹽除八種灰餘一切灰除石蜜滓地餘一切地此諸藥無食氣頓受病比丘終身服是名終身若比丘盜心觸終身藥越毗尼罪動彼物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隨物者三衣尼師壇覆瘡衣雨浴衣鉢大鍵鉢小鍵

鉢鉢囊浴囊漉水囊二種腰帶刀子銅起鉢支鍼筒軍持澡罐盛油皮瓶錫杖革屣傘蓋扇及餘種種所應畜物是名隨物復有俗人隨物軍器刀杖衣服及餘種種白衣所畜衆物亦名隨物若比丘盜心觸隨物得越毗尼罪動彼物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重物者牀臥具及餘重物牀臥具者臥牀坐牀小褥大褥拘繫枕及餘重物者一切銅器一切木器竹器一切瓦器銅器名者銅瓶銅釜銅鑊銅杓及餘種種銅器是名銅器木器竹器者木函木瓶木盆木杓竹筐竹席乃至竹筍及餘種種一切木器竹器是名竹

器木器瓦器者從大甕乃至於燈盞是名瓦器牀臥具及種種餘物是名重物若比丘盜心觸此重物等得越毗尼罪動彼物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不淨物者錢金銀比丘不得觸故名不淨物若比丘盜心觸不淨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淨不淨物者眞珠瑠璃珂貝珊瑚玻瓈磚礪碼礪壁玉是諸寶物得觸不得著故名淨不淨物若比丘盜心觸此淨不淨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復有十六種物地中物水水

中物船船中物乘乘中物四足四足上物兩足兩足上物無足無足上物虛空虛空中物云何地金鑛銀鑛赤銅鑛鉛錫鑛白鐵鑛空青雌黃石膽鹽石灰赤土白墀乃至瓦師取土地是名地比丘盜心觸此諸地者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地中物者若人藏物著地中所謂錢金銀玻瓈珂貝眞珠磚礪碼礪酥瓶油瓶石蜜瓶根莖枝葉果等諸藥乃至八種物藏著地中是名地中物若比丘盜心觸此地中物者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水者水有十種河水池水

井水龍淵水清水溫泉水不病水雨澇水空中水長
流水有處水貴有處水賤或一錢得四五瓶或一切
所有物得一瓶如近村城邑而有好水一錢得五六
瓶有賈客遠行路遊曠遠或五由旬或十乃至五百
由旬道路無水彼諸賈客皆各負水去或有自供或
有賣者時有一賈客水少不足爲熱渴所逼便作是
念若我存者自能得錢若我渴死錢復何用盡以財
物買一瓶水時有比丘隨賈客行賈客常供給比丘
水未至所在水便欲盡時賈客語比丘言道路猶遠
水復欲盡爾許水以供尊者爾許水我自當飲如賈

客所施比丘應當如其量飲若盜心多飲滿者波羅
夷不滿者偷蘭罪

賈客復言今供給尊者水飲願莫與他時有老病人
爲熱渴所逼來從比丘乞水飲比丘慈心念彼病者
作是思惟主人雖作是言彼病可愍我今以水施之
主人故當不見怪責以同意故不犯有人乘船載水
比丘爲渴所逼盜心觸彼船上水者得越毗尼罪若
以鉢若鍤鏝盛彼水未離船者偷蘭罪若持水去身
衣盡離船滿者波羅夷穿彼水器得越毗尼罪若以
筒就穿孔飲水滿者波羅夷若稍稍飲數數止者口

口偷蘭罪若水器先有塞孔以盜心拔塞得越毗尼
罪水注器中得偷蘭罪若水注斷滿者波羅夷若水
連注未斷卽起悔心畏犯重罪還以水倒本器中者
偷蘭罪若欲合船盜者順牽船尾過船頭處波羅夷
若倒牽船者船頭過船尾處若右邊傍牽左過右者
波羅夷若左邊傍牽亦如是若小船偷蘭罪若離本處滿
觸者得越毗尼罪若動彼小船偷蘭罪若離本處滿
者波羅夷若人有溉灌渠流水或一宿直一錢乃至
二三四五錢若比丘若爲佛法僧自爲盜心壞彼渠
者得越毗尼罪水流入田偷蘭罪滿者波羅夷若比

丘不欲直壞渠方便假牽塿水令水決出牽時得越
毗尼罪水流入田偷蘭罪滿者波羅夷若作方便驅
牛羊駱駝壞渠者亦如是若比丘嫉妬心壞渠棄水
者得越毗尼罪若比丘共賈客行曠野中有人言明
後日當至水時有賈客大擔水比丘甚渴乞水不得
便嗔恚言弊惡人汝何乃慳貪多持水行亦不能自
飲亦不與畜生亦不與沙門婆羅門不久當棄何用
水爲比丘便壞彼水器以惡心故得越毗尼罪若人
家中以器儲水若比丘親里知識被燒比丘以盜心
取水救火若觸得越毗尼罪動彼水器得偷蘭罪以

水澆火滿者波羅夷若憶念言當還水若與直取用
不犯若彼家被燒卽以彼水助澆火者不犯若時世
遭旱十年二十年有人守護池水若井水比丘以盜
心持器取水觸彼水者越毗尼罪盛水時偷蘭罪若
擔水離池去者波羅夷若池有院閉門比丘以盜心
持筒遙飲水水連續不斷滿者波羅夷口口飲息者
口口偷蘭罪若井水比丘以盜心下灌時得越毗尼
罪若水入器時得偷蘭罪持水離井滿者波羅夷有
諸外道家以器儲水其家被火外道荒懼比丘爾時
便作是念如是如是子惡邪外道常妬佛法毀訾沙

門釋子今當中汝便前以杖打水器破以惡心壞他
物故得越毗尼罪有諸名水所謂瞻波國有恒水王
舍城有溫泉水巴連弗邑有恕奴河水波羅奈國有
佛遊行池水沙祇國有玄注水舍衛城有補多梨水
摩偷羅國有搖蒲那水僧伽舍國有石蜜水有諸貴
人遣使取此諸水在道止息有比丘爲渴所逼以盜
心觸彼水者得越毗尼罪水入器中偷蘭罪若水注
斷滿者波羅夷若水注未斷中起悔心畏犯重罪以
水還倒本器者得偷蘭罪有諸貴人遊戲園中作香
池水有比丘以盜心取彼水而水不直錢計其香價

隨時犯罪是謂水中物者有物在水中生所謂優鉢羅鉢曇摩俱物頭分陀利須健提藕根等及餘種種水生物若比丘以盜心觸此諸水中生物者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一華直滿者波羅夷不滿者一一偷蘭罪但取華著地未波羅夷華束大重不能勝曳去雖遠未波羅夷舉離地波羅夷乃至一切水生物亦復如是若諸貴人於遊戲浴池中作金銀華及諸戲船鳧鴈鴛鴦異類之鳥若比丘以盜心觸彼物時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取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復持

金銀瑠璃碑礪碼瑙珊瑚琥珀貝赤寶及餘八種若有人持此衆物藏著水中比丘以盜心觸彼物者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水中物船物者毗俱羅船俱阿吒船拔瞿黎船毗尸伽船馬面船象面船魚面船羊面船或一重乃至七重或有壁或無壁者若載象船載馬船載財物船載瓦器船載皮船載鐵器船乃至簞筏若是船棧繫著一處若比丘盜心觸彼船得越毗尼罪若動彼船偷蘭罪離本處波羅夷斷繩船未離本處者偷蘭罪雖復離本處未斷繩者亦偷蘭罪若斷繩離本

處者波羅夷若本欲盜船不盜物畏人覺故合物乘去雖離本處未波羅夷若捨物已船離本處波羅夷若本欲盜物不盜船畏人覺故合船乘去未波羅夷捨船已持物去者波羅夷若欲船物合盜者船離本處波羅夷若欲水底持去者沒時波羅夷若有人繫船岸邊於屏處坐有比丘欲盜船時有餘人語船主言有出家人欲盜汝船時船主問言何道出家答言沙門釋種子船主言無苦沙門釋子不與不取是時比丘身以觸船時異人復語船主言是比丘以取汝船船主便疑是比丘將無欲盜我船耶卽起而問言

尊者欲作何等時比丘默然不對便以篙擣船而去船主追喚言尊者莫乘船去是船是王船若大臣婆羅門長者居士是作福船是渡人船又復恐怖比丘言弊惡人汝若乘我船去者我後當苦治汝是比丘雖乘船去遠而船主不作失想比丘亦不作得想未波羅夷船主若作失想比丘作得想者波羅夷若船主繫船著岸邊有客比丘來語船主言長壽借我船渡船主答言我獨一人那得相渡比丘復言長壽我食時欲至莫令我失食汝今渡我者便爲與我食便爲施我樂我今與汝今世後世更互相渡船主復言

汝亦無雇直云何而欲虛渡汝脚如餓鳥東西不住
誰當渡汝比丘又復卑辭苦求船主復言自可渡尊
者今止一人何辦相渡比丘答言長壽汝但捉施我
自作力船主便許便呼大德上船彼至河中比丘捉
杖便打彼船主罵言弊惡人敢毀辱沙門釋子罵訖
復打船主手臂脚膺傷破勞熟已便排著水中得偷
蘭罪船主若死比丘先有殺心者波羅夷若先無殺
心偷蘭罪爾時比丘若盜彼船若盜行具滿者波羅
夷不滿偷蘭罪若比丘惡心沉彼船若破彼船若放
隨流去以壞失他物故得越毗尼罪有人爲福故常

以船渡人比丘若渡應繫著岸邊令後人得渡若比
丘盜彼船若行具滿者波羅夷若没著水中若破若
放令隨流去得越毗尼罪比丘若乘棧渡至彼岸當
牽棧著岸上現處令後人得渡莫著屏隈處是各船
物船上物者船上所有諸物謂金銀眞珠錢財琥珀
瑠璃珂貝珊瑚碑磬赤寶纁劫貝乃至一切衣服穀
食及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藏比丘以盜心觸彼船
上諸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者偷蘭罪若離本處
滿者波羅夷乘者若車若輿若輦若步挽車乃至小
兒戲車是名爲乘若盜兩輪車順牽後過前滿者波

羅夷若逆推前後過滿者波羅夷若傍牽左輪過右輪右輪過左輪滿者波羅夷若比丘壞彼乘稍稍取若盜一一才滿者波羅夷不滿者偷蘭罪若小乘可全擔去者若觸得越毗尼罪動彼乘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乘物乘上物者若師子皮覆虎皮覆責欽婆羅覆及諸種種覆物一切敷具一切莊嚴乘物乘上一切物者所謂金銀瑠璃磚磑礪碼真珠珂貝珊瑚琥珀及赤寶等衣被飲食及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藏比丘以盜心觸彼物者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乘上物

四足物者所謂象馬駝牛驢騾羊乃至鼠狼若比丘欲盜象若牽若驅舉一脚乃至三脚偷蘭罪四脚離本處波羅夷如是馬駝乃至羊亦如是若小可全擔者若觸得越毗尼罪若動者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四足物四足上物者莊嚴象具乃至莊嚴鼠狼具及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藏若比丘以盜心觸此諸物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四足上物兩足物者所謂人及鳥等若比丘盜彼人若誘去若刀杖驅舉一足偷蘭罪舉兩足波羅夷若小可擔負者若觸越毗尼罪若

動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乃至鳥亦如是是爲兩足物兩足上物者所謂女人莊嚴具男子莊嚴具乃至鸚鵡鳥莊嚴具女人莊嚴具者釵釵衣服等男子莊嚴具者衣冠瓔珞等乃至鸚鵡鳥莊嚴具者以種種珠鈴等繫其頸脚及餘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藏比丘以盜心觸彼兩足上物者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兩足上物無足物者所謂蛇蟒食華食果食肉吸風等蛇若著瓶中若著篋中有一比丘本是禁蛇師後出家此比丘欲盜彼蛇卽欲取蛇恐其主覺舉篋持去未波

羅夷若出蛇離篋滿者波羅夷若本欲盜篋不盜蛇畏主覺故合蛇持去未波羅夷若棄蛇持篋去滿者波羅夷若欲蛇篋合盜者擔去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盜瓶中蛇蛇尾未離瓶口者未波羅夷若頭尾都離滿者波羅夷若嗔嫌彼便罵言惡人何以籠繫衆生卽開瓶令蛇得出者得越毗尼罪比丘盜心觸無足物者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無足物無足上物者所謂金銀眞珠磚磔琥珀珊瑚珂貝瑠璃赤寶乃至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藏人畏是無足物故無敢取者比丘以盜心觸

此無足上物者得越毗尼罪若動偷蘭罪若離本處
滿者波羅夷是名無足上物虛空物者所謂菴羅樹
薝蔔樹閻浮樹椰子樹只波羅樹龍華樹吉祥果樹
乃至一切諸華果樹若比丘以盜心盜此諸樹若一
樹滿者波羅夷不滿者隨其拔樹樹偷蘭罪若拔樹
栽積在一處未波羅夷舉離地滿者波羅夷若重不
能勝曳去不離地雖遠未波羅夷若舉離地波羅夷
若比丘盜心觸此虛空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偷蘭罪
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虛空物虛空中物者所
謂菴羅果乃至吉祥果若比丘盜心食此諸果若食

一果滿者波羅夷若不滿者口口偷蘭罪比丘動樹
落果在地未波羅夷若取果持去滿者波羅夷二人
偷果一人上樹落果一人在下拾果未波羅夷若樹
上人下樹持果去滿者波羅夷取一切諸果亦如是
若佛生處若得道處轉法輪處尊者阿難大會處羅
睺羅大會處般闍于瑟大會處是諸處皆種行樹樹
上各各以衆寶莊嚴其樹及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
藏若比丘以盜心觸彼衆寶者得越毗尼罪動彼物
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虛空中物是謂
十六種物若比丘以盜心觸彼物越毗尼罪若動彼

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

音釋

憤

古對切

娠

升人切

確

都內切

春

詩容切

唼

音朔

也

冊

耻格切

積

子智切

絆

博漫切

繫

當侯切

麤

古

猛切

莠

以九切

鞮

駢迷切

龍

盧功切

羈

胡羊切

肫

符

支

健

梵語也

此

云

淺

鐵

澆

水囊

澆

切

蟲

之

繫

陟立

管

居許切

管

鑛

古猛切

滂

具

也

儲

陳如切

簿

蒲街切

大

屏

補永切

擲

直炙切

切

儲

聚也

簿

桴日簿

屏

隱斜也

擲

振也

瞋

市

金璽居士于玉德施貴刻此
摩訶僧祇律卷三計字七千七百個該銀三兩
四錢六分五厘
崇禎甲戌歲孟春月金沙顧龍山識

摩訶僧祇律卷第四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復有十三種分齊物何等十三一物分齊二處分齊
三不定分齊四垣墻分齊五籠分齊六寄分齊七雜
分齊八幡分齊九相因分齊十栓分齊十一園分齊
十二賊分齊十三稅分齊物分齊者物有八種何等
八一時藥二夜分藥三七日藥四終身藥五隨物六
重物七不淨物八淨不淨物是名物分齊若比丘以
盜心觸此諸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
本處滿者波羅夷

處分齊者地地中物水水中物船船中物乘乘中物
四足四足上物兩足兩足上物無足無足上物空空
中物是各處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諸物得越毗尼
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不定分齊者如所說知而妄語波逸提非知而妄語
皆波逸提或知而妄語波羅夷或知而妄語僧伽婆
尸沙或知而妄語偷蘭罪或知而妄語越毗尼罪或
知而妄語波逸提知而妄語波羅夷者若比丘不實
得過人法自言我得阿羅漢是知而妄語非波逸提
是波羅夷知而妄語僧伽婆尸沙者若比丘以無根

波羅夷罪謗清淨比丘是知而妄語非波逸提是僧
伽婆尸沙知而妄語偷蘭罪者比丘說言我是阿羅
漢是知而妄語非波逸提是偷蘭罪知而妄語越毗
尼罪者比丘自作是言謂我是阿羅漢那是知而妄
語非波逸提是越毗尼罪知而妄語波逸提者除上
爾所事餘一切妄語者此是知而妄語波逸提又復
有傷殺草木波羅夷有傷殺草木偷蘭罪有傷殺草
木波逸提傷殺草木波羅夷者如樹木華果有主守
護比丘盜心取傷殺草木非波逸提是波羅夷傷殺
草木偷蘭罪者若樹木華果有主守護比丘盜心取

若不滿者非波逸提是偷蘭罪傷殺草木波逸提者
傷殺一切草木波逸提又復非一切非時食波逸提
有非時食波羅夷有非時食偷蘭罪有非時食波逸
提非時食波羅夷者若比丘盜心取他食非時噉滿
者非波逸提是波羅夷非時食偷蘭罪者若比丘盜
心取他食非時噉不滿非波逸提是偷蘭罪非時食
波逸提者若比丘以理得食非時噉波逸提又復飲
酒非一切波逸提有飲酒波羅夷有飲酒偷蘭罪有
飲酒波逸提飲酒波羅夷者若比丘盜心取他酒飲
滿者波羅夷飲酒偷蘭罪者若比丘盜心取他酒飲

不滿偷蘭罪飲酒波逸提者若比丘以理得酒飲者
波逸提若比丘於此不定分齊物若盜心觸得越毗
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
不定分齊

垣墻分齊者象廐馬廐駝廐驢牛羊欄蘆葡萄園菜園
瓜園甘蔗園若比丘盜心取彼象象舉一足乃至四
足度廐門身分未離門者偷蘭罪身分離門波羅夷
乃至驢亦如是若比丘盜心取他羊驅羊驚走羴羊
打殺者波逸提若比丘割肉擲籬外未波羅夷比丘
出籬外擔肉離地滿者波羅夷若就欄中食肉滿者

波羅夷若比丘二人盜羊一人籬外一人籬裏割肉
擲籬外未波羅夷彼出已舉肉離地滿者波羅夷若
比丘盜心取蘆蔔根若拔一根滿者波羅夷若不滿
者拔時根根偷蘭罪若拔積大聚未波羅夷持舉離
園波羅夷若拔束大重不能勝曳去雖遠未波羅夷
若離地滿者波羅夷一切菜乃至瓜亦如是若比丘
盜心取他甘蔗時食一甘蔗滿者波羅夷若不滿者
根根偷蘭罪若截著籬外時未波羅夷是波逸提若
出園持去滿者波羅夷若比丘以盜心作巧詐以甘
蔗繫脚曳去雖遠未波羅夷若離地滿者波羅夷若

比丘一人園外一人園裏擲甘蔗園外未波羅夷若
彼出已舉離地滿者波羅夷若比丘持甘蔗去時莖
葉觸園未離者未波羅夷離已波羅夷若比丘盜心
觸此諸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
滿者波羅夷

籠分齊者所謂鸚鵡等種種鳥師子等種種獸若比
丘盜心取彼諸鳥時若欲盜鳥不盜籠畏人覺故合
籠持去者未波羅夷若捨籠持鳥去滿者波羅夷若
欲盜籠不盜鳥畏人覺故合鳥持去未波羅夷若出
鳥持籠去滿者波羅夷若籠鳥合盜持去離本處滿

者波羅夷若比丘盜心取鳥內手籠中得越毗尼罪
挽一脚出偷蘭罪兩脚出翅尾未出籠口未波羅夷
離已滿者波羅夷若比丘盜心取師子內手闌中越
毗尼罪挽一脚出偷蘭罪乃至四脚出尾未離闌未
波羅夷離已波羅夷一切獸亦如是若比丘盜心觸
彼籠分齊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
處滿者波羅夷

寄分齊者若和尚阿闍黎弟子知識寄物互相餉致
若鉢若衣及餘諸物若受寄者作是念寄者已遠所
與者不知此物我自取卽生盜心取從地著膝上從

膝著地從左肩著右肩乃至從頭著肩一一移滿者
波羅夷若比丘受寄已或渡河或渡池或渡澇水或
復逢雨恐衣濕故便出看之見彼衣好作是念言彼
寄者已遠前人不知此物我當自取卽生盜心取從
地著膝上從膝著地從左肩著右肩乃至從肩著地
一一移滿者波羅夷彼受寄比丘隨道行見異比丘
從前而來便問異比丘長老何處來答言某處來問
識某比丘不答言識復問某比丘平安不答言已死
若泥洹此諸衣物應屬現前僧者若受寄比丘知法
多許便作是念我何爲與是比丘分默捨異比丘去

離見聞處便說是言某甲比丘無常若般泥洹彼比丘有是衣鉢若餘雜物現前僧應分現前無僧我今應受受已是比丘詐心故獨受得越毗尼罪受寄比丘乘船欲渡水有異比丘從彼岸渡來此比丘卽問言汝從何處來答言從某處來又問識某比丘不答言識復問某比丘平安不答言若死若般泥洹爾時此衣物應屬現前僧是比丘知法多詐乃至詐心羯磨得越毗尼罪若受寄比丘乘船渡水在於中流有異比丘從彼來渡中流相遇此比丘問言長老從何處來乃至詐心羯磨得越毗尼罪受寄比丘到彼岸

下船有異比丘從彼始欲上船乃至詐心羯磨得越毗尼罪受寄比丘上岸去有異比丘從彼道來問言長老何處來答言某處來乃至詐心羯磨得越毗尼罪是比丘若思惟當前看多有同名者竟知云何須至彼處至彼處已復問彼比丘安樂不卽答言若死若般泥洹爾時衣物應屬現前僧是比丘知法多詐便作是念是衣何爲與多人共分密喚知識比丘出界外作是言某甲比丘無常若般泥洹所有衣鉢及衆雜物應現前僧分我今現前我等應受受已詐心羯磨故得越毗尼罪比丘若作是念此衣本不語我

與塔與僧所與者已死已般泥洹持是物還本比丘者無罪是名寄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寄分齊物得越毗尼罪乃至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雜物分齊者如放牧人放雜種畜生所謂若象若馬若牛若駝若驢若羊等象者象有多種若良善好色健走者若比丘盜心取象騎已攝鉤牽向一方若欲向東方象狂趣南西北方未波羅夷若盜心取象欲向南方若象狂趣西北東方未波羅夷南西北方亦是若欲盜象向東象卽向東者波羅夷南西北方亦是若先無定方隨處而去象舉四足則波羅夷馬

者馬有多種有良善好色健走者若比丘心盜欲取此馬乘馬已欲向東方馬狂趣南西北方未波羅夷如是南西北方亦如是馬隨方去如上說若無定方隨處而去者馬舉四足波羅夷若比丘盜良馬乘走而馬主卽覺乘馬逐其主不作失想比丘不作得想未波羅夷若馬主作失想比丘不作得想未波羅夷若馬主作失想比丘作得想波羅夷若比丘盜心若以鹽若以草誘他馬將去離見聞處波羅夷牛者牛有多種有良善輒食好色健走者若比丘以盜心持杖驅牛向東方犯不犯如象中說乃至若牛主覺已

追逐其主不作失想比丘不作得想未波羅夷若牛
主作失想比丘作得想者波羅夷若盜心以鹽以草
誘他牛將去若長繩牽去離見聞處波羅夷如牛餘
駝驢羊亦如是是爲雜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雜分
齊者得越毗尼罪乃至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旛分齊者若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阿難大會處
羅睺羅大會處般遮于瑟大會處諸大會處種種莊
嚴懸繒旛蓋及衆寶鈴若比丘盜心取旛解繩一頭
未波羅夷解兩頭已滿者波羅夷若比丘盜心詐分
布諸旛處處間取未波羅夷取已持去滿者波羅夷

若比丘盜華鬘解一頭未波羅夷解兩頭竟滿者波
羅夷若二比丘闇處盜旛俱不相知各從一頭解繩
收攝共合中間相問汝是誰怖畏捨旛而走得偷蘭
罪此二比丘互相問時各言偷旛便共盜取滿者波
羅夷若衆多色旛共一繩大重各解一頭墮地擔不
能勝從地曳去雖遠未波羅夷舉離地時俱波羅夷
若此比丘作是念此莊嚴塔物取者大罪我唯須一
色物卽取一色物滿者波羅夷若言我須半色取半
色不滿偷蘭罪滿者波羅夷若二比丘闇處盜旛俱
不相知各從一頭解繩收攝共合中間相問汝是誰

怖畏捨旛而走得偷蘭罪有比丘晨朝繞塔見此旛
在塔下便盜心持去滿者是比丘波羅夷有人供養
菩提樹七寶莊嚴金銀珠鉤種種旛華金繩連綿金
鎖懸鈴博山金光以用供養若比丘以盜心取彼諸
物者波羅夷又復諸外道塔亦種種繒綵供養比丘
盜心取滿者波羅夷若風吹遠處塵垢黑汗作糞掃想取者無
罪若大寺中有雜衣物比丘盜心取滿者波羅夷若
風吹遠處塵垢黑汗糞掃想取者無罪是名旛分齊
若比丘盜心觸此旛分齊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

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相因分齊者若長者家有不收斂物在異處所謂衣服
瓔珞等是時比丘將沙彌入長者家時此比丘盜
心取長者衣物內著囊中令沙彌擔去時得越毗尼
罪沙彌持去出家界時偷蘭罪作得想滿者波羅夷
時主人覺語比丘言長老作何等答言長壽我爲自
動手耳作是語時得越毗尼罪使俗人持去亦如上
說如因長毛羊中持物去亦如是若比丘入長者家
犢子見比丘衣色謂是其母來趣比丘比丘應驅還
若以鹽若以草誘彼犢子得越毗尼罪將未出界得

偷蘭罪出界已波羅夷若比丘食時盜心取比坐健
鎡著自鉢中令弟子持去得越毗尼罪弟子出界偷
蘭罪若作得想波羅夷若彼比丘覺卽語長老作何
等答言我戲持取作是語得越毗尼罪若比丘共賈
客共行復有賈客從彼而來中道相遇共宿一處比
丘夜中起盜心捉他車繫著他車捉他男繫著他男
捉他女繫著他女捉他小兒繫著他小兒欲令各各
相牽而去作是方便得越毗尼罪出住處界得偷蘭
罪作得想波羅夷是名相因分齊物若比丘觸此相
因分齊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本

處滿者波羅夷

拴分齊者若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阿難大會處
羅睺羅大會處般遮于瑟大會處是諸精舍內莊嚴
校飾處處椽拴懸雜旛蓋種種衆寶懸於拴上若比
丘盜心取此拴上諸寶以手舉寶雖舉繩未離拴
未波羅夷離拴已波羅夷若繩堅勁舉寶時繩離拴
者波羅夷合拴盜者手觸時得越毗尼罪若動彼拴
者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拴上懸酥瓶油
瓶蜜瓶若鉢縷丸若比丘以盜取此酥瓶者以手舉
時若繩輒拴直雖舉未波羅夷一切離拴波羅夷若

繩堅勁拴曲雖舉未波羅夷一切離拴下已滿者波羅夷若繩軟拴曲雖舉未波羅夷一切離拴下已滿者波羅夷若繩堅勁而拴復直舉則波羅夷若穿瓶者犯越毗尼罪若以器承入器者偷蘭罪流注斷滿者波羅夷流注未斷便悔畏犯重罪還倒本器中者得偷蘭罪油瓶蜜瓶亦如是若比丘欲盜鉢者以手舉時繩軟拴直雖舉未波羅夷離拴下已波羅夷若繩堅勁而拴曲雖舉未波羅夷離拴已波羅夷繩軟拴曲者舉時未波羅夷離拴下已波羅夷若繩堅勁拴直舉則波羅夷若盜縷九時縷九繩拴如上說又

復盜縷時若作是念我須少許縷就找上纏取縷不斷者未波羅夷若縷斷滿者波羅夷此比丘纏縷時縷未斷尋悔畏犯重罪還著本處者得偷蘭罪是名拴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拴分齊者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園分齊者時有長者其家大富有一比丘名俱盧常入出其家主人兄弟父母在時共活父母終歿家內不和弟欲分財其兄不肯欲共義居弟求分不已兄不免情便卽許之相與義言誰能分財答言阿闍黎俱盧是父母在時所重供養家中有無悉知皆言大

善時弟諂曲卽詣俱盧禮拜問訊問訊已作是言阿
闍黎是父母所尊兄弟所敬家中有無皆悉知之父
母平存兄弟共居今父母終歿家內不和欲共分財
故來上啓我分居之後當供養阿闍黎供養之餘當
以自活願阿闍黎分財之日好者見與比丘受彼語
者犯越毗尼罪若留好物時偷蘭罪分物決已波羅
夷欲分物時比丘問言先分何等主人言先分二足
四足比丘便爲先分二足奴婢之中老病難使不可
信者持作一分年少無病易使可信者作一分分四
足時羣牛之中羸老無力羸弊難用不產少乳有乳

難構以爲一分少齒肥壯調利易用種產多乳良善
易構復作一分若分房舍朽故弊者持作一分若新
好者復作一分樓閣店肆亦復如是乃至分田薄瘠
多穢持作一分肥良好者復作一分園中不如少華
果者持作一分園林華果茂勝者以爲一分復欲分
穀米金銀錢財爾時彼兄語比丘言阿闍黎是我父
母所敬兄弟所重云何分財乃如是耶阿闍黎且還
思惟佛語若比丘作如是心分他財者主雖不聽得
越毗尼罪俱盧還已彼兄弟尋更論議復應有誰是
父母所重者舊大德知家有無屈令分財若不速分

恐王聞者或能稅奪尋思大德無過俱盧宜當更請
令分此財兄弟議合卽詣俱盧禮拜問訊一面坐白
俱盧言阿闍黎父母所重家中有無阿闍黎所知今
當爲我分此財物彼時俱盧恨其前不受分處告言
汝兄弟薄義多疑少信誰當堪忍爲汝分財彼兄弟
言前實倉卒有愧阿闍黎阿闍黎由來是家中多少
是所諳悉今願見爲分此錢財王脫知者或能稅奪
是故欲速分之比丘答言汝等必欲令我分耶答言
實爾阿闍黎彼比丘言若必爾者當作言要分物之
後得分便取無餘言者當爲汝分彼各答言隨教不

敢復違是比丘受彼請已應當等分彼分田時牽繩
量地若偏心量地覺一麥者是比丘得波羅夷以地
無價故是各園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園分齊物得
越毗尼罪乃至滿者波羅夷

賊分齊者有比丘在道行爲賊所劫賊少比丘多時
諸比丘自相謂言今此賊少我等人多當共合力還
取本物卽便相與共捉搏石追逐彼賊並遙罵言弊
惡罪賊我等自可剗除鬚髮汝復謂我剗去手耶時
賊恐怖便放衣鉢各自散走比丘若未作失想者還
取本物無罪以作失想而還取者便爲賊復劫賊滿

者波羅夷有比丘在道行爲賊所劫諸比丘失衣鉢已入林中藏時賊思惟我伴黨多而此物少寧可相與更求少物卽藏衣鉢覆著一處而復於道更劫餘人爾時比丘見彼藏物伺賊去後便取衣鉢是比丘若先不作失想還取物者無罪若作失想不應取若取者便爲賊復劫賊滿者波羅夷又比丘在道行爲賊所劫時賊劫諸比丘衣鉢順道而去時諸比丘隨後遙望看彼羣賊欲至何處追之不止漸近聚落賊便分物比丘便語賊言長壽我出家人仰他活命汝等可乞我衣鉢汝復何用此衣鉢爲若比丘如是得

者無罪若賊罵言弊惡沙門我以乞汝命何敢復來欲得衣鉢比丘念言是賊已近聚落必不害我當恐怖之卽語賊言汝等謂我無所恃耶我當曰王及諸大臣知汝爲賊若恐怖得者無罪賊復嗔言終不與汝欲去任意若比丘告聚落王捉得諸賊若縛若殺不應告若語聚落主方便慰喻得衣鉢者無罪有比丘多有衣鉢大畜弟子彼諸弟子不修戒行作是念言可往和尚阿闍黎房中盜諸衣鉢自己衣鉢亦師房中便共作要汝得衣物者與我共分若我得者亦共汝分便入房中就衣架上捉和尚阿闍黎衣徒就

已衣衣不離本架者犯偷蘭罪若舉師衣離架著已
衣中者波羅夷若師衣帶衣角若線縷未離衣架者
未波羅夷一切離已波羅夷彼和尚阿闍黎疑是弟
子或能偷我衣鉢便自藏衣鉢更著餘處其弟子便
入闇中誤偷自己衣鉢出外不分故是多半衣邊滿
者波羅夷有一比丘摩訶羅出家不善戒行有比丘
語言長老共作賊來摩訶羅言我本在家初不作賊
我今出家云何作賊彼比丘言汝不欲作賊者汝但
守門當與汝分摩訶羅念言我不作賊與我等分何
以不去答言可爾即俱共去使摩訶羅守門彼比丘

便入盜心觸物時二俱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時二
俱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二俱得波羅夷若有客
比丘來或在食堂或在禪坊止宿晨朝便去或忘衣
鉢及諸物等時舊比丘摩訶諦按行房舍欲知客比
丘去未便見衣鉢即生盜心取已徙著異處覆藏得
波羅夷罪更異比丘來復見是衣物亦生盜心即取
復徙餘處覆藏亦波羅夷後第三人復生盜心徙覆
藏餘處亦波羅夷隨人多少起盜心轉徙一切悉得
波羅夷彼衣物主遠去已憶念還來取得者無罪有
比丘忘衣鉢餘比丘見即生盜心不自手取便語一

摩訶羅比丘令取摩訶羅比丘謂爲是其衣鉢便爲取之觸時是盜心比丘得越毗尼罪動時得偷蘭罪離本處滿者得波羅夷摩訶羅不作盜心故三時都無罪若先語摩訶羅取此衣鉢當共分之摩訶羅盜心觸時俱越毗尼罪動時俱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俱波羅夷若摩訶羅看已作是念何爲與彼分我當獨取卽便持去得波羅夷罪彼比丘得偷蘭罪若比丘作摩摩帝塔無物衆僧有物便作是念天人所以供養衆僧者皆蒙佛恩供養佛者便爲供養衆僧卽持僧物修治塔者此摩摩帝得波羅夷若塔有物衆

僧無物便作是念供養僧者佛亦在其中便持塔物供養衆僧摩摩帝用者得波羅夷若塔無物僧有物者得如法貸用但分明疏記言某時貸用某時得當還若僧無物塔有物者得如法貸用亦如是彼知事人若交代時應僧中讀疏分明付授若不讀疏得越毗尼罪是名貸用有二比丘共財物應分一比丘盜心獨取除自分他分滿者波羅夷若同意取者無罪若作是念我今用後當還償無罪有二教化比丘共作制限言長老從今以後若我與汝得物當二人共分後時一人得好衣段便作是念若後更得不必及

是便語伴言從今日始各任相祿若汝得者汝自取
若我得者我自取先所得物違制故是中半滿者波
羅夷若此比丘受施呪願已語施主言且置汝邊我
後當取便還語伴言長老自今日始各任相祿若汝
得者汝自取若我得者我自取作是語時得偷蘭罪
若此比丘聞彼欲施衣便豫語伴言長老自今日始
各任相祿若汝得者汝自取若我得者我自取作是
語時得越毗尼罪有二糞掃衣比丘共要從今日始
若得糞掃衣當共分時一比丘得好糞掃衣便作是
念是衣甚好設後更得不必及是便語伴言長老自

今日始各任相祿若汝得者汝自取若我得者我自
取是比丘違本要故是中半滿者波羅夷若此比丘
得好糞掃衣不取卽以草若磚石覆之便還解要如
上說是比丘得偷蘭罪若此比丘見好糞掃衣已不
取不覆便還解要如上說是比丘得越毗尼罪若比
丘知僧物有應與有不應與云何應與若損者若益
者應與云何損者有賊來詣寺索種種飲食若不與
者或能燒劫寺內雖不應與畏作損事故隨多少與
云何益者若治衆僧房舍若泥工木工畫工及料理
衆僧物事者應與前食後食及塗身油非時漿等若

王及諸大勢力者應與飲食是名益者應與有比丘
失衣鉢物若未作捨想後知處應從彼索索者不犯
若已作捨想後雖知處不應從索索者得越毗尼罪
若先生心言後若知處者當從索取如是索得者無
罪有二比丘作制限當共受經當共誦經後不受不
誦者得越毗尼罪是名賊分齊物若比丘盜心觸此
賊分齊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本
處滿者波羅夷

稅分齊者有比丘與賈客共道行比丘有大徒衆時
賈客便語一比丘言汝師大德至關稅處誰敢檢校

汝爲我持此物寄著汝師衣囊中過此稅處是弟子
卽然許持其寄物著師囊中是弟子得越毗尼罪師
不知無罪若到處弟子得偷蘭罪師不犯若過稅處
已弟子得波羅夷師不犯若賈客語彼師言阿闍黎
福德人徒衆共行誰當檢校惟願爲我持此少物寄
著阿闍黎弟子囊中過稅處彼師卽便然可取著弟
子囊中時得越毗尼罪弟子不知無罪若至稅處師
得偷蘭罪弟子不知無罪若過稅處師得波羅夷弟
子無罪若此俱語俱然許者俱得越毗尼罪若至稅
處俱得偷蘭罪若過稅處俱得波羅夷若比丘與賈

客共道行至聚落邊比丘洗手賈客問言長老欲作何等答言我欲乞食去賈客言阿闍黎莫乞食我當與食便與比丘種種美食食已語比丘言阿闍黎爲我持少物過此稅處比丘言世尊制戒不聽我持應稅物過關邏處賈客念言官稅亦失比丘亦失二俱失者與比丘可得福德便語諸比丘可次第住我欲布施賈客即便次第布施各滿鉢寶物旣布施已便先出關外住待諸比丘諸比丘尋後到是賈客便禮諸比丘足白言諸尊見識不比丘答言識知我向者布施不答言知若知者我何以布施答言汝欲作福

賈客言實爾但我妻子當須衆食負債當償願見還向物比丘應言弊惡人汝敢欺我前言作福而今還索作是語已彼猶故索比丘還者不犯若本知不實施比丘爲受過稅處還者波羅夷若比丘與賈客共行乃至言佛不聽受寄應稅物持過關賈客語比丘言不令比丘持此出關且爲我守我欲暫見守關者須更便還比丘受寄賈客逕出關外住待比丘比丘住久此物無所付便持過關者波羅夷若比丘與賈客共道行乃至佛不聽比丘受寄應稅物持過關賈客言我不令比丘持此過關但爲我守我欲暫見守

關者須更便還比丘便爲守語言汝若不來我捨汝物去賈客復作是念比丘雖作是言終不捨我物去便出關外住待比丘比丘住久而彼不還便捨物過關而去賈客語比丘言我物在何處比丘嗔言汝敢戲弄我耶向不言汝須更不還當捨汝物去耶汝物故在本處自可還取比丘如是者不犯比丘與賈客共道行乃至佛不聽比丘受寄應稅物持過關賈客語比丘言我不令比丘持物過關但爲我守我欲暫見守關者須更便還比丘爲守卽語言汝若不還我持汝物寄著守關人邊賈客念言比丘雖作是語何

有當持我物寄守關人邊使出關外住待比丘比丘住久而彼不還卽持其物寄守關人言有如是狀類如是名字賈客來者汝便取其稅直餘者還之比丘出關賈客問言我物在何處比丘嗔言汝敢戲弄我耶我向不言汝須更不還我持汝物寄守關人邊耶汝物今在守關人邊自可往取比丘如是者不犯比丘精舍近大道邊有比丘在道邊經行賈客語比丘言我有應稅物願長老爲我持入城比丘答言世尊不聽我持應稅物過彼稅處然我今當教汝方便汝便從彼穿牆間去若籬間去若水漬中去又可寄著

已稅者車上又可寄著王家器中又可寄著婢水瓶中又可著孺羊毛中去如是指授人令人者得越毗尼罪在內指授出外亦如是若比丘知物應稅而不知過稅物得波羅夷罪過此稅物滿者波羅夷比丘知過稅物得波羅夷而不知是物應稅過此物滿者波羅夷比丘知物應稅亦知過稅物得波羅夷過此物滿者波羅夷比丘不知應稅物亦不知過稅物得波羅夷而過者不犯何等物不應稅何等物應稅世尊弟子比丘比丘尼一切外道出家人物是名不應稅買賣者應輸稅是名稅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稅

分齊物得越毗尼罪乃至滿者波羅夷

若一比丘盜心觸時藥得越毗尼罪動彼物得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二若三乃至衆多比丘盜心觸時藥得越毗尼罪乃至滿者波羅夷若比丘遣一比丘盜心觸時藥得越毗尼罪乃至滿者波羅夷若遣二遣三乃至遣衆多比丘盜心觸時藥得越毗尼罪乃至滿者波羅夷若受遣比丘復遣一比丘如是第二第三乃至衆多比丘盜心觸時藥得越毗尼罪動時得偷蘭離本處滿者波羅夷如是夜分七日終身乃至淨不淨亦如是比丘有五法具足不與取

滿者波羅夷何等五所謂滿足有王知有王生盜心
離本處復有五法具足不與取滿者波羅夷何等五
於彼物不與取想非已想有王想不同意想不暫用
有五法具足不犯波羅夷何等五與想自己想無王
想同意想暫用想是名五比丘不與取非波羅夷
若比丘不與取至東方南西北方虛空所住處皆波
羅夷若比丘不與取若遣奴若作人若知識若試作
若未曾作而作若無智無羞淨想皆犯不犯者若狂
心亂無罪是故說若比丘於聚落空地不與取隨盜
物王或捉或殺或縛或驅出言咄男子汝賊耶汝癡

耶比丘如是不與取者波羅夷不應共住

世尊於王舍城成佛六年冬分第二半月十日東向
坐食後兩人半影爲瓦師子長者達貳伽因瓶沙王
及糞掃衣比丘制此戒以制當隨順行是名隨順法
第二戒說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四

音釋

桎

其月切

曳

以制切

挽

武遠切

餉

式亮切

羯磨

梵語

也

此云作法羯居

鐻

尼輒切

掾

側角切

代

羊卽切

貸

大槩也

語

代切

邏

魯果切

巡

也

金壇居士于玉德施貴刻此

摩訶僧祇律卷四計字八千四百七十四個該
銀三兩八錢一分三厘
崇禎甲戌歲孟春月金沙顯龍山識

摩訶僧祇律卷第五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四波羅夷第三戒初

佛住毗舍離時毗舍離有一病比丘嬰患經久治不時差看病比丘心生疲厭便語病比丘言長老我看病久不得奉侍和尚阿闍黎亦不得受經誦經思惟行道長老病疾既久治不可差我亦疲苦病比丘言當奈之何我亦患厭苦痛難忍汝若能殺我者善是比丘即便殺之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彼比丘來來已佛廣問上事比丘汝實作是事

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癡人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
稱讚於梵行人所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供養供給
所須汝今云何自手斷人命根此非法非律非是佛
教不可以是事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
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
者當重聞若比丘自手斷人命是比丘波羅夷不應
共住

復次佛住毗舍離時有一病比丘得患久治不能差
看病比丘心生疲厭便語病比丘言長老我看病來
久不得奉事和尚阿闍黎不得受經誦經思惟行道

長老疾病既久治不可差我亦疲苦病比丘言當奈
之何我亦患此苦痛難忍汝若能殺我者善是比丘
言世尊制戒不得自手殺人病比丘言汝若不能自
手殺人者汝可爲我求持刀者來是時看病比丘便
往鹿杖外道所語言長壽汝能殺某比丘者當與汝
衣鉢彼便如語殺之取衣鉢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
具白世尊佛言呼看病比丘來來已佛問看病比丘
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爾佛言癡人汝常不聞我無
量方便稱讚於梵行人所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供
養供給所須汝今云何求持刀者斷人命此非法非

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手斷人命求持刀者令奪人命是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毗舍離時有長病比丘有看病比丘乃至語長病比丘言我不得受經誦經思惟行道又復從人求索隨病飲食湯藥人皆厭我我亦疲苦病比丘言當如之何我亦患比苦痛難忍汝能殺我者善是比丘言汝不聞世尊制戒不得手自殺人耶病比丘言若爾者汝爲我呼持刀者來比丘復言汝不聞世

尊制不得求持刀者令殺人耶病比丘言今當奈何看病比丘言汝但求活不欲死若欲死者汝自有刀可用自殺亦可飲毒用繩自戮投坑赴火抱石沉淵自殺之法亦甚衆多作是讚已避出在外時病比丘於後自殺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彼看病比丘來來已佛廣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稱讚於梵行人所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供養供給所須耶汝今云何譽死歎死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事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

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手斷人命
求持刀與殺者教死譽死是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鹿杖外道殺比丘已
甚大憂惱作是念言我今云何斷梵行人命作是惡
法我命終後將無墮惡道入泥犁中爾時天魔波旬
常作方便增長諸惡便於空中語外道言汝莫憂惱
畏墮惡道所以者何汝今所作脫人苦患未度者度
功德無量時彼外道卽作是念我殺比丘及獲大福
能使諸天隨喜讚善作是念已復持利刀至僧房中
及經行處處唱令語比丘誰欲離苦誰求度者

我能脫苦能令得度爾時世尊爲諸比丘說不淨觀
時諸比丘修不淨觀患厭身苦中有以繩自戮飲服
毒藥以刀自害投坑赴火自殺者衆又爲鹿杖外道
前後所殺者非是一人二人三四五十人乃至六十
人

爾時世尊月十五日坐於僧中前後圍繞欲作布薩
世尊左右觀察見衆僧少問阿難言今比丘僧何以
希何以不見某比丘等阿難曰言世尊先爲諸比丘
說不淨觀讚歎修習不淨功德是諸比丘勤修不淨
觀修不淨觀已極厭患身或有以刀自殺乃至使鹿

杖外道斷其命者半月之中乃至六十人諸不來者
皆悉命過唯願世尊更開餘法不令諸比丘猒身自
殺令諸賢聖久存於世利益天人於是佛告阿難更
有三昧使諸比丘快樂善學不極猒身何等三昧快
樂善學不極猒身所謂阿那般那阿難云何比丘修
阿那般那念作證成就遊安樂住若比丘依城邑聚
落住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乞食攝身口意善
住身念心不馳亂常行正受攝持諸根入城乞食乞
食已還至彼寂靜處安坐謂於空地山澗巖窟塚間
敷草正坐除諸貪欲嗔恚睡眠掉悔疑蓋滅諸障礙

心慧力明繫心在息息入時知息入息出時知息出
息入長時知息入長息出長時知息出長息入短時
知息入短息出短時知息出短息入遍身時知息入
遍身出息遍身時知出息遍身入息身行捨時知入
息身行捨出息身行捨時知出息身行捨入息喜時
知入息喜出息喜時知出息喜入息樂時知入息樂
出息樂時知出息樂入息意行時知入息意行出息
意行時知出息意行入息意行捨時知入息意行捨
出息意行捨時知出息意行捨入息知心時知入息
知心出息知心時知出息知心入息心悅時知入息

心悅出息心悅時知出息心悅入息心定時知入息
心定出息心定時知出息心定入息心解脫時知入
息心解脫出息心解脫時知出息心解脫入息無常
時知入息無常出息無常時知出息無常入息斷時
知入息斷出息斷時知出息斷入息無欲時知入息
無欲出息無欲時知出息無欲入息滅時知入息滅
出息滅時知出息滅如是阿難作此念者名為快樂
善學不極厭身命諸賢聖人住於世利益天人佛告
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
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手自奪人命

求持刀與殺者教死歎死咄男子用惡活爲死勝生
如是意如是想方便歎譽死快令彼死非餘者是比
丘波羅夷不應共住比丘者乃至年滿二十受具足
是名比丘自手者身身分身勢自身者全身墮壓殺
人波羅夷是名自身也身分者若手若腳若肘若膝
及餘身分殺人者波羅夷是名身分身勢者若杖若
石若磚遙擲殺人波羅夷是名身勢人者有命人趣
所攝奪命者令彼命根不相續四大分散是名奪命
求者求持刀人若男女大小在家出家刀者若劒戟
長刀短刀鉞稍鐵輪一切利器乃至鍼等歎死者言

用惡活爲死則勝生如是意者殺意也如是想者殺想也歎譽死快者令彼人死非餘者因是死是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波羅夷者於法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如是乃至盡智無生智於此諸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泥洹退沒墮落無證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離於不殺退沒墮落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所可犯罪不可發露悔過是名波羅夷

比丘殺人者若用刀殺若毒殺若塗殺若吐殺若下殺若墮胎殺說相殺歎譽殺刀者若劒大小刀乃至鍼等殺心身動時得越毗尼罪觸彼身時偷蘭罪因是死非餘波羅夷是名刀殺

毒藥殺者有三種藥有生毒藥有作毒藥有蠱毒藥生毒藥者有國土地生毒藥如倪樓國生勝渠毒藥鬱闍尼國生伽羅毒藥是名生毒藥作毒藥者如獵師作毒藥根莖華葉合和爲藥是名作毒藥蠱毒藥者若蛇毒那俱羅毒猶子毒鼠毒狗毒罷毒人毒如是種種毒是名蠱毒若比丘以殺人心取此三種藥得越毗尼罪到彼身偷蘭罪若因是藥死者波羅夷是名毒藥殺

塗者若比丘欲殺人故手捉毒藥時得越毗尼罪塗
彼身分得偷蘭罪彼因是死波羅夷是名塗藥殺
吐者若比丘欲殺人故合吐藥作是念我持是藥與
彼當令吐膿血內藏得越毗尼罪與彼藥得偷蘭罪
彼因是藥吐死波羅夷

下藥者比丘欲殺人故作下藥作是念持是藥與彼
令下膿血及下內藏得越毗尼罪若與彼藥得偷蘭
罪若因是下藥死波羅夷是名下藥

墮胎者比丘欲殺母人而墮胎者得越毗尼罪欲墮
胎而母死者得越毗尼罪欲殺母母死者得波羅夷

欲墮胎者胎分乃至身根命根墮者波羅夷若人壞
畜生胎墮者得越毗尼罪是名爲墮胎殺

說相者若比丘語人言我今所見汝將必死便可自
殺用是苦活爲是人因是死者是比丘得波羅夷又
復言如我夢所見汝今定死又復言我聞野干鬼梟
烏鵲鳴我今見汝面色鼻曲汝將定死便可自殺用
苦活爲是人因是死比丘得波羅夷又復問言汝幾
歲答言我爾許歲又言我解一切性命汝今年必死
汝不如自殺用惡活爲因是死者是比丘波羅夷又
復言汝屬何星答言我屬某星便言我知彼星當知

汝今必死無疑何不自殺用苦活爲是人因是事死
是比丘得波羅夷復問汝名何等答言我名某甲復
言我解一切名字汝必定死復問汝何姓答言我姓
某復言我解一切名姓汝今必死復問汝何所食答
言食如是食便教令吐吐已說言汝食此食必死無
疑復問汝何處食答言某處食復教令吐吐已語言
某處有毒汝今必死何不自殺用苦活爲是人因是
死是比丘波羅夷若比丘欲殺人故說相得越毗尼
罪彼作方便欲自殺得偷蘭罪若自殺已波羅夷是
名說相殺

歎譽殺者施戒果施者比丘問人汝布施不答言布
施比丘言汝已作功德必生善處何不自殺用苦活
爲是名施戒者比丘問人汝持戒不答言持戒世尊
說持戒生二處天上人中用苦活爲是名讚持戒果
者比丘言汝已得須陀洹果不墮惡趣極至七反天
人往來便盡苦邊閉惡趣門何不自殺用苦活爲又
言汝已得斯陀含一來世間便盡苦邊何不自殺用
苦活爲復言汝已得阿那含不還世間便盡苦邊何
不自殺用苦活爲復言汝已得阿羅漢姪怒癡盡不
隨煩惱心得自在何不自殺用苦活爲若比丘欲殺

人故讚歎施戒果者得越毗尼罪

彼方便欲自殺時得偷蘭罪若自殺已波羅夷若行若獨癡若毗多羅呪若屑藥若烏滿吐若坑塹若阿波欽滿若示道若河若大臣若僧坊若虎若外道行者若十人若二十人共隨道行比丘先有怨嫌欲害前人誤害中人得越毗尼罪欲害中人誤害後人得越毗尼罪欲害後人誤害中人得越毗尼罪欲害前人害前人者波羅夷欲害中後人害中後人者波羅夷若都一切有殺心者隨所害人得波羅夷是名行殺

獨癡者若比丘有心作獨癡若於道中安施獨癡者得越毗尼罪彼受苦痛時得偷蘭罪若彼死者波羅夷是名獨癡殺

毗陀羅呪者若比丘欲殺人故作毗陀羅呪害心作呪時得越毗尼罪令彼生恐怖時得偷蘭罪彼死者波羅夷是名毗陀羅呪殺

屑藥殺者若比丘欲殺人故作末屑藥作是念持是藥當殺彼人者得越毗尼罪若藥著彼身者得偷蘭罪若死者波羅夷是名屑藥殺

烏滿吐者若比丘欲殺人故於道中作烏滿吐若比

丘殺心作時得越毗尼罪彼受苦痛偷蘭罪若死波羅夷是名烏滿吐殺

坑塼殺者比丘欲殺人故當道中作坑安種種利槍以草土覆上令彼墮死殺心作時得越毗尼罪若受苦痛時偷蘭罪若死波羅夷是名坑塼殺

阿波欽滿者若比丘欲殺人故於道中安施阿波欽滿比丘殺心作時得越毗尼罪若受苦痛時偷蘭罪若死波羅夷是名阿波欽滿殺

示道殺者若比丘在道邊經行有人來問比丘言長老我欲至某聚落道在何處比丘與彼人先有怨嫌

便作是念我今得是人便當示道令死使無一活便指示惡道若王難若師子虎狼難若毒螫難示是等惡道時得越毗尼罪若受苦痛時偷蘭罪若死波羅夷是名示道殺

河殺者若比丘在河邊經行有人來問比丘長老我欲至某處應從何處度是比丘於彼人先有怨嫌便作是念我今得是人便示此非濟處勿令一人得脫便示非濟處若洄洑處伏石機激尸牧摩羅等處若上彼岸處有王禁難有賊難有師子虎狼毒蟲難等示彼非濟處時得越毗尼罪若受苦痛時得偷蘭罪

若死得波羅夷是名河殺

大臣者若有大臣暴虐無道貪取人物用自供給不畏罪罰恣意放逸作是念言寧作今日鳥不作明日孔雀王聞已攝錄囚繫責之以罪彼畏死故一切資財用持贖命時有比丘出入某家便往慰勞問其家苦樂其婦答言家主有事繫閉在獄何得有樂阿闍黎當知今我家主恐罪至死故一切資財盡持贖命錢財若盡便當貧窮無由自活比丘言汝莫愁悵我當語汝夫不令用財便至獄上慰勞言無病長壽大臣見比丘來心大歡喜言阿闍黎外何所聞比丘答

言聞汝當死欲盡持家財自用贖命若如是者汝後妻子當遭貧困飢寒乞匄又汝家門戶惡名流布大臣答言當如之何比丘言是王無道假使盡輸汝財會不相活慎莫與物但當任其裁量若彼大臣然可其語時是比丘得越毗尼罪若受苦痛時偷蘭罪若死波羅夷若大臣聞彼比丘語答言阿闍黎是我知識而惜錢財不用活我我死之後假使日月不出非我所憂況復餘事阿闍黎還去思惟佛語吉凶好惡無豫尊事爾時得越毗尼罪大臣尋卽思惟信如比丘語是王無道設盡與財會必殺我我旣唐死妻子

飢寒無由自活門戶恥辱痛甚於死我今身自當之不與財物以不卽用比丘語故是人死者比丘以先教方便故得偷蘭罪有人犯王法有伺捕得縛送與王王教將去隨法治罪時典刑者以伽毗羅華莊嚴罪人頭反縛兩手打鼓吹貝周帀唱令唱令已將出城門向刑罪人處時有摩訶羅比丘不善知戒相懸此罪人苦痛語典刑者言此人可憐莫使苦痛汝持刀爲作一瘡于時毗離答言如教便持利刀爲作一瘡是摩訶羅比丘得波羅夷罪若毗離答比丘言汝用知是爲如王教令我自行之汝且還去思惟佛語

爾時越毗尼罪毗離尋復思惟用比丘語爲作一瘡以不卽用比丘語故是摩訶羅比丘得偷蘭罪是名大臣

僧坊者有客比丘來應次受房舍時知房舍比丘與客比丘先有嫌便作是念我今得子便當與披房令其必死便於敗房柱壁危壞近毗多羅恐怖之處富單那諸惡鬼處近蛇處若示與時得越毗尼罪受苦痛時得偷蘭罪若死波羅夷彼客比丘晨朝起從舊比丘索洗手物舊比丘取蝦蟇蜈蚣蛇蛇著瓶中覆口語客比丘言是瓶中有洗手物汝恣意取用客

比丘取時得越毗尼罪苦痛時得偷蘭罪若死波羅夷是名僧坊殺

虎者阿練若處常有虎害人時衆聚集一處作是議言諸長老是中阿練若住處有虎恐傷害人誰能伏此虎者爾時衆中有一比丘與一比丘有嫌語衆人言我能伏虎是比丘向暮持弓箭出彼時所嫌比丘著黃色衣頭面黑出到大小行處是比丘爾時欲殺比丘而殺虎者得越毗尼罪若欲殺虎而殺比丘者得越毗尼罪欲殺比丘而殺比丘死者波羅夷欲殺虎而殺虎死者波逸提二處俱有殺心而害者隨其

所殺得罪比丘則波羅夷虎則波逸提是名虎者

外道者有諸外道奉事日月日月蝕時諸婆羅門羣黨相逐手執器械舉聲喚呼爲救日月故過精舍邊見諸比丘便嗔恚言是沙門釋子是阿修羅黨今當殺之時比丘聞是惡音聲卽打健槌集僧有比丘言我等今日當共作要治此惡邪外道無使一人得活作非法要故一切僧得越毗尼罪彼受苦痛一切僧得偷蘭罪若彼死者一切僧得波羅夷若共要言莫令使死但受苦痛改惡思善若作此要一切僧得越毗尼罪受苦痛時一切僧得偷蘭罪爾時諸比丘言

諸長老不應害彼亦不應加痛於人如世尊說比丘
若賊怨家若以鋸刀割截身體爾時不應起惡心口
不應惡語加人當起慈心饒益心忍辱心諸比丘當
共思惟世尊鋸刀喻經少作方便能行忍辱然後但
牢閉門戶舉聲大喚恐彼外道無罪一切僧共作法
要誓一切僧無罪有一比丘打婆羅門子垂死便自
思惟此人若死者破沙門釋子法今當求醫治之令
差更有異比丘語是比丘汝作何等是比丘言我打
是婆羅門垂死我還自念若當死者破沙門釋子法
今欲求醫治之今差異比丘言汝去覓醫我爲汝守

之是打比丘去後異比丘於後便竟命前打比丘得
偷蘭罪後殺比丘波羅夷此名外道

若一比丘爲殺人故捉刀得越毗尼罪若觸彼身得
偷蘭罪若死波羅夷若二若三共乃至衆多爲殺人
故捉刀得越毗尼罪乃至死波羅夷若比丘遣一比
丘爲殺人故捉刀得越毗尼罪乃至死波羅夷遣二
遣三乃至衆多比丘爲殺人故捉刀得越毗尼罪乃
至死波羅夷受遣比丘爲殺人故復遣一比丘捉刀
得越毗尼罪乃至死波羅夷如是第二第三乃至遣
衆多比丘捉刀時得越毗尼罪乃至死波羅夷如是

毒殺塗殺吐下殺墮胎殺說相殺譽歎殺亦如是
有五事具足殺人波羅夷何等五一者人二者人想
三者與方便四者殺心五者斷命是名五若遣奴殺
若作人若知識若試作若未曾作而作無智無羞淨
相皆犯不犯者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

若比丘自手奪人命求持刀與殺者教死歎死咄人
用惡活爲死勝生作如是意如是想方便歎譽死快
令彼人死非餘是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世尊於毗
舍離城成佛六年冬分第三半月九日食前北向坐
一人半影爲衆多看病比丘因鹿杖外道制此戒以

制當隨順是名隨順法

第三戒說竟 四波羅夷第四戒初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一聚落中有二衆安居
時一衆安居訖還舍衛問訊世尊頂禮佛足在一面
坐世尊知而故問比丘汝何處安居來答言某處聚
落安居佛問比丘安居樂不乞食易得不行道如法
不安居訖已得安居衣不諸優婆塞數來往不諸比
丘白佛言世尊夏安居樂行道如法乞食難得衣物
不足諸優婆塞不數來往佛告諸比丘出家人何能
恒得世利比丘當知世八法常隨世人世人亦常隨

世八法何等爲八一利二不利三稱四不稱五譽六毀七樂八苦如是比丘愚癡凡夫少聞少智於正法中心不調伏於賢聖法心未開解若世利起不善觀察是世利生卽是無常摩滅之法若法真實無常摩滅者當如是利雖生速滅不住若不觀察此真實義是爲凡夫實智慧隨順世法如是不利乃至樂苦亦不觀察是樂雖生卽是無常摩滅之法若法真實無常摩滅者當知是樂苦雖生速滅不住若不觀此真實義是爲凡夫無實智慧隨順世法比丘當知於此世法不觀察故若世利起則生貪著若利不起則生

憂患乃至樂苦亦復如是比丘如是三受增長三受旣增四取熾然熾然緣故則有生緣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心亂發狂如是習起苦陰增廣比丘當知賢聖弟子多聞智慧於正法中心善調伏賢聖法中心得開解世利旣生當善觀察世利起者皆悉無常摩滅之法若法真實無常摩滅者當知是利雖起速滅不住乃至樂苦皆悉如是比丘當知作是觀者若世利起不生貪著世利不起心不憂感乃至樂苦亦復如是愛憎不生諸覺隨順離諸憂感乃至樂苦苦陰滅盡則得涅槃爾時世尊說是法已重說偈言

利衰及毀譽 稱譏若苦樂 八法常相尋
徃復若廻轉 八法不牢固 摩滅變化法
所謂聖弟子 執照無常鏡 諦觀世八法
俄頃不暫停 於彼四樂利 未嘗有傾動
若遭譏毀謗 憂感不經心 若離世八法
是名智慧士 能出欲河流 度脫生死海
是時諸比丘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俱白佛言世尊善
哉善巧方便說世八法未曾有也佛告諸比丘如來
應供正遍知三達無礙智慧之明如月盛滿說世八
法何足爲奇我於昔時畜生道中作鸚鵡鳥能爲餘

鳥說世八法此乃爲奇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
言如是過去世時有一國王養二鸚鵡一名羅大二
名波羅皆解人語王甚愛念盛以金籠食輒同案時
有大臣持十獼猴兒奉上大王人情樂新王卽愛念
飲食養育勝於鸚鵡時波羅鸚鵡子便爲羅大而說
偈言

先與王同食 世間之盛饌 今爲獼猴奪
宜共凌虛逝

爾時羅大答言斯皆亦無常今此獼猴子不久當復
失此利養卽爲波羅而說偈言

利衰及毀譽 稱譏若苦樂 斯皆非常法

何足致憂喜

是時波羅復說偈答

觸目覩不懽 無有愛樂相 但聞毀咎聲

永無稱譽者 肆我飛禽志 何爲受斯苦

是獼猴子小時毛色潤澤跳跟起躑人所戲弄漸至長大衣毛憔悴人所惡見豎耳張口恐怖小兒爾時羅大鸚鵡子便說此偈謂波羅言

豎耳蹙皺面 嗟噤怖童子 坐自生罪累

不久失利養

是獼猴轉大王愛意遂盡卽勅左右令繫馬槽柱時王子年小手捉飲食到獼猴邊獼猴索食王子不與猴便嗔怒顰王子面傷壞裂衣服王子驚怖舉聲大喚王問傍人兒何以涕傍人以事答王王便大嗔勅人打殺擲著壘中令曼陀食時波羅鸚鵡子卽爲羅大而說偈言

汝爲智慧者 豫覩彼未然 禽獸無智喪

爲彼曼陀食

佛告諸比丘爾時羅大鸚鵡子豈異人乎卽我身是波羅鸚鵡子者卽阿難是我爲鸚鵡時以能爲彼說

世八法無常遷變不可久保況復今成正覺說世八法何足爲奇時彼第二衆安居竟尋卽來至禮世尊足於一面坐世尊知而故問比丘何處安居來答言某處安居佛問比丘安居樂不行道疲不乞食易得不夏安居竟得安居衣不諸優婆塞數來往不諸比丘白佛言夏安居樂行道不疲乞食易得多得安居衣諸優婆塞來往者衆佛問比丘有何因緣二衆俱共依一聚落安居一衆獨多得供養一衆不得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無量方便讚歎三寶亦常讚歎佛大弟子尊者舍利弗大目連等及自讚歎所修功

德佛問比丘汝所讚歎爲實不世尊我所讚歎三寶及尊者舍利弗等是實自讚歎不實佛言比丘此是惡事云何爲身利養不實空自讚歎寧噉灰炭吞食糞土利刀破腹不以虛妄稱過人法而得供養佛言比丘我常讚歎少欲知足汝等云何多欲難滿廣求無厭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世尊種種呵責是比丘已諸比丘在彼聚落安居時入村乞食有自稱譽者乞食易得不自稱譽者極甚難得時有一長老比丘便作是念我何爲虛妄而自稱歎得過人法以自活命我從今日不復虛妄而自稱

歎晨朝著入聚落永持鉢乞食時有人問言長老汝
於聖果有所得不是比丘便不自稱譽卽時乞食處
處不得日時欲過飢乏羸頓復自稱譽卽有所得有
異比丘聞是長老須臾妄語須臾實語便曰佛言世
尊云何是長老比丘志弱無恒輕躁乃爾佛告比丘
是長老不但今日無恒志弱輕躁過去世時亦復如
是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非時
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飢行
求食遍歷聚落乃至七村都無所得便自尅責我何
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得我今不如守齋而住便還

山林自於窟穴呪願言使一切衆生皆得安隱然後
攝身安坐閉目思惟天帝釋法至齋日月八日十四
日十五日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何等衆生孝順
父母供養沙門婆羅門布施持戒修梵行受八戒者
時釋提桓因周行觀察至彼山窟見此狼閉目思惟
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爲奇特人尚無有此心況此
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其虛實釋卽變身化爲
一羊在窟前住高聲命羣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哉
齋福報應忽至我遊七村求食無獲今暫守齋餽饌
自來廚供已到但當食食已然後守齋卽便出穴往

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奔走狼復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爲狗方口耽耳反來逐狼急聲吠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劣而得免還至窟中便是念我欲食彼反欲噉我爾時帝釋復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飢悶眼華謂爲是羊今所見者此真是羊復更諦觀看耳角毛尾真實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奔逐垂得復化作狗反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反欲見噉時天帝釋復於狼前化爲羔子鳴羣喚母狼便嗔言汝作肉段我尚不出況爲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靜心思

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故作羊羔於狼前住時狼便說偈言

若真實爲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便爲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羊羔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躁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彼時狼者豈異人乎卽此比丘

是本爲狼時志躁無恒今雖出家心故輕躁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未知未了自稱過人法聖知見如是知如是見者是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二比丘在阿練若處住其一比丘暫成就根力覺道貪恚不起語第二比丘言長老是我知識所敬重者今欲向長老說密事彼言欲說何等便言長老我得阿羅漢彼卽答言長老世尊在世親受法教勤修精進得成道果是其

宜耳是比丘後時遊諸聚落放縱諸根廢習止觀便起煩惱覺癡愛生便語其伴我本謂有所得定自未得何以知之自覺心中煩惱猶存彼比丘言長老妄稱得過人法犯波羅夷是比丘言我非知而妄語謂爲實耳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某甲比丘妄語稱得過人法佛言呼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虛妄自稱得過人法耶世尊我不虛妄自稱得過人法我想謂得如是想說耳佛問比丘汝何因緣而作是說比丘白佛言世尊我於阿練若處修習根力覺道煩惱不起我謂得羅漢便語同伴說已所得我於餘時遊行

聚落不攝諸根煩惱便起卽生疑悔語是比丘非是
虛妄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是比丘非故虛妄說得過
人法當知此比丘是增上慢佛告比丘云何於正法
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起增上慢汝當方便除增上
慢可得羅漢彼時比丘大自慚愧卽於佛前精進方
便修行止觀除增上慢得羅漢果諸比丘曰佛言甚
奇世尊是比丘蒙佛慈恩精勤方便修行止觀除增
上慢得羅漢果佛告諸比丘是比丘不但今日蒙我
恩故精勤方便修習止觀除增上慢得羅漢果過去
世時亦蒙我恩精勤不懈獲大果報諸比丘白佛言

已曾爾耶佛言如是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國名
迦尸城名波羅奈時彼國中人民富樂三毒熾盛有
一貧窮婆羅門從外聚落來入城內是節會日城中
諸人有乘象者有乘馬者有乘車者有乘輦者洗浴
塗香著新衣服五欲自恣種種戲樂時婆羅門渴愛
心生便問人言此諸人輩作何因緣得是快樂答言
婆羅門汝不知耶答不知時人便語婆羅門是輩先
世修行功德又復今世勤爲家業故得斯樂時婆羅
門便作是念此諸人等手足四體與我無異我今但
當勤身傭力可得財物自恣快樂與彼無異便自還

家謂其婦言我欲遠行傭力求財其婦答言隨在近處乞旬趣得飲食兒子何用遠行婆羅門言事不獲已宜當遠行其婦心念彼其欲去知復如何語婆羅門去留隨意深自保重婆羅門勅婦言汝自謹慎好看兒子時婆羅門於是便去至一海邊聚落見諸商人祠祀聚會宣令里巷誰能入海共取珍寶婆羅門答言我欲入海商人問言有何錢貨答言我無錢貨唯欲從汝乞食爲汝呪願時諸商人皆爲福故語令上船卽得便風至一海渚聚落時婆羅門入村乞食並役力求財得純金三十二段摩尼珠十四枚便隨

伴還闍浮提船着岸渚時婆羅門便大誇說諸商人等持錢物往今得物還有何奇特我本空去今得此寶可謂爲奇不勝歡喜便捉寶物手中掉弄不止卽失寶物落海水中時婆羅門甚大憂惱我極辛苦方得此寶如何一旦忽然落水我要當杼海求覓此寶卽便上岸求得好材持詣木師言煩君爲我作木魁木師爲作已鏃師爲鏃之鐵師爲鏃之得木魁已持詣海次褰衣袒臂欲杼海水時有海神作是思惟是婆羅門欲作何等我當問之卽化作婆羅門形往至其所以偈問言

塞衣而袒臂 怒怒似急事 我故來問汝
爲欲作何等

時婆羅門以偈答言

今此大海水 深廣衆流王 我今作方便

要欲抒令盡

時海神復說偈言

大海衆流王 於汝有何過 而汝作方便

要欲抒令盡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我經大苦難 度海得珍寶 眞金三十二

摩尼有十四 捨船欲上岸 寶囊落海中

我爲求寶故 抒盡此大海

時海神復說偈言

大海甚深廣 百川衆流王 假設百千歲

抒之不可盡

時婆羅門復說偈答

日月長謝無窮盡 木甌鐵鑠難可壞

勤力專精不休息 何憂此海不枯竭

時婆羅門說此偈已便抒海水抒著岸上水還入海
是時海神觀此婆羅門意爲懈怠耶當實堅固觀已

見婆羅門志意專精永無退期時海神便作是念假使百年抒此海水終不能滅如毛髮許感其精專卽還其實是時海神爲婆羅門而說偈言

精勤方便士 志意不休息 專精之所感

雖失復還得

佛告諸比丘時海神者豈異人乎卽我身是也婆羅門者此比丘是過去世時已曾蒙我精勤方便得大果報今復蒙我精勤方便修習止觀除增上慢得阿羅漢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未

知未了自稱得過入法聖智見殊勝如是知如是見彼於後時若檢校若不檢校犯罪欲求清淨故作如是言長老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虛誑不實語除增上慢是比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比丘者乃至年滿二十受具足是名比丘未知者無智故未了者未斷故自稱者稱已也過人法者人法謂五欲五下分結六趣六諍根七使八邪世八法九慢九惱十善行迹十惡行迹

復次人法者如諸天子以偈問佛
何等人趣善 何等人生天 何等人晝夜

長養善功德

爾時世尊以偈答天子言

曠路作好井 種植園果施 林木施清涼

橋船度人民 布施修淨戒 智慧捨慳貪

功德日夜增 常生天人中

是爲人法復次孝順父母供養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重修梵行者是爲人法

過人法者十智法智未知智等智覺智智苦集滅道智盡智無生智滅盡解脫增上善心淨熟善根淨不淨解脫明法須陀洹果及所攝三昧善入出住正受

作證所謂止觀三三昧三明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四禪四無量四無色定四聖道四聖種四聖諦四沙門果五支定五根五力五解脫處六無上法六堅法六出要界六念六通七財七無著法七三昧七漏盡力七覺支八正道八勝處八解脫八向道迹九想九歡喜法九淨行滿足九次第定十賢聖住處十一切入十離熾然法十無學法十種漏盡力此名過人法

聖智見者所謂佛及佛弟子所有智見或自稱智非見或自稱見非智或自稱智見或非智非見智非見

者言我知苦集滅道不言我天眼清淨見人死此生
彼善趣惡趣若賤若貴又不言我得天耳過人所聞
人聲非人聲若近若遠又不言我知他人心神足凌
虛自識宿命是名智而非見見非智者不言我知四
真諦自言我得天眼清淨乃至自知宿命是名見非
智云何見智言我知四真諦乃至自識宿命是名見
智云何名非見非智亦不言我見四真諦乃至自識
宿命見名非見非智得殊勝者如是知如是見實不
知言知不見言見後若檢校若不檢校檢校者有人
問言長老汝得聖道果耶從何等法師學得此果汝

何處得得時云何是名檢校不檢校者無人問若問
若不問不實自言得過人法犯波羅夷罪犯者四波
羅夷中若一一犯也求清淨者欲得清淨故言我不
知言知不見言見虛者空也誑者不如實妄語者妄
自稱說除增上慢者世尊所除波羅夷者如上說
復次波羅夷者離不妄語退沒墮落是名波羅夷復
次有波羅夷者所可犯罪不可發露悔過是名波羅
夷若比丘自言我法智耶犯越毗尼罪若言我法智
犯偷蘭罪若言我得法智波羅夷如是斷如是修如
是作證如是一一廣說乃至言我漏盡力耶得越毗

尼罪若言我漏盡力得偷蘭罪若言我得漏盡力波羅夷如是斷如是修如是作證亦如是若教化比丘至檀越家語女人言優婆夷某處安居比丘盡非凡夫得越毗尼罪若言我亦在中得偷蘭罪問言長老得是法耶答言得波羅夷若比丘言優婆夷某處比丘夏安居盡得羅漢乃至言我得是法犯波羅夷又比丘言某處比丘夏安居盡得妙勝法乃至言我得是法波羅夷若言某處比丘夏安居竟亦如是若比丘語優婆夷言某處自恣比丘皆非凡夫皆是阿羅漢皆得妙勝法乃至言我得是法犯波羅夷若比

丘言優婆夷某處院內住比丘皆非凡夫皆阿羅漢皆得妙勝法乃至言我得是法犯波羅夷若比丘語優婆夷言某處坐上比丘皆非凡夫皆是阿羅漢皆得勝妙法乃至問言長老得是法耶答言我亦得是法犯波羅夷大王家大臣家長者家居士家城中院中亦如是若比丘言汝家住比丘汝家食比丘爲汝家眷屬授經比丘皆非凡夫皆是羅漢得勝妙法乃至自得是法犯波羅夷若言持如是鉢著如是衣食如是食如是行如是住如是臥皆非凡夫皆是阿羅漢得勝妙法乃至自得是法犯波羅夷若言是上諸

比丘皆得法智自言我法智耶得越毗尼罪我法智
偷蘭罪若言我得法智證不實波羅夷如是斷如是
修如是語乃至漏盡力作證亦如是若比丘以中國
語向邊地說若以邊地語向中國說若中國語向中
國說若邊地語向邊地說若說義不說味得偷蘭罪
若說味不說義得越毗尼罪若說味說義得波羅夷
若不說義不說味得越毗尼罪說義不說味者自稱
說我不稱說羅漢說味不說義者稱說羅漢不自稱
說我說義說味者自稱說我是羅漢不說義不說味
者作羅漢相或合眼以手自指語優婆夷言汝愚癡

人不知其尊譬如優曇鉢華時時一出而不知貴作
如是相者得越毗尼罪比丘若遣書印若作手相現
義不現味者得越毗尼罪現味不現義者越毗尼心
悔現義現味得偷蘭罪不現義不現味無罪除根力
覺道種乃至世間善法小小威儀不應讚歎但讚歎
佛法僧大弟子舍利弗目連無罪不得讚歎自身唯
有同意問說實者無罪是故說若比丘未知未了自
稱得過人法聖智見殊勝如是智如是見彼於後時
若檢校若不檢校犯罪欲求清淨故作如是言長老
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空誑不實語除增上慢是比

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世尊於舍衛城成佛六年冬分第四半月十三日食後三人半影東向坐爲聚落中衆多比丘制戒及增上慢比丘已制當隨順是名隨順法

第四戒說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五

音釋

埵

丁回切聚也

肘

陟柳切臂節也

鉸

鉸音矛勾兵也

稍

稍音胡矛屬

壘

果五切

羆

頻脂切豹屬

埵

苦感切險也

螫

音釋蟲毒也

洄

洄胡隈切洄房六切洄洄

蹙

蹙六切蹙于

流

湍實切月虧日蝕

越

越他平切越也

躑

躑直隻切投也

蹙

蹙六切蹙于

蹙

蹙六切蹙于

縮也皺側救切眉攢也

啜

啜五佳切啜土佳

啜

啜大闕貌

鴈

俱隔切批也

杼

杼丈呂切

補火切足偏廢也

咩

彌夜切羊鳴聲也

傭

傭餘封切傭作也

句

古太切乞也

杼

杼丈呂切

切挹也

鏹

辟戀切轉軸裁器也

鏹

音葉

鏹

丘乾切掘衣也



京口善女人茅門于氏存日施造菴銀玖刻
摩訶僧祇律卷第五計字一萬一千六百八十
四個該銀五兩二錢五分八厘用資冥福早證
菩提者
崇禎甲戌歲仲春月金沙顚龍山識

力ノ廿九